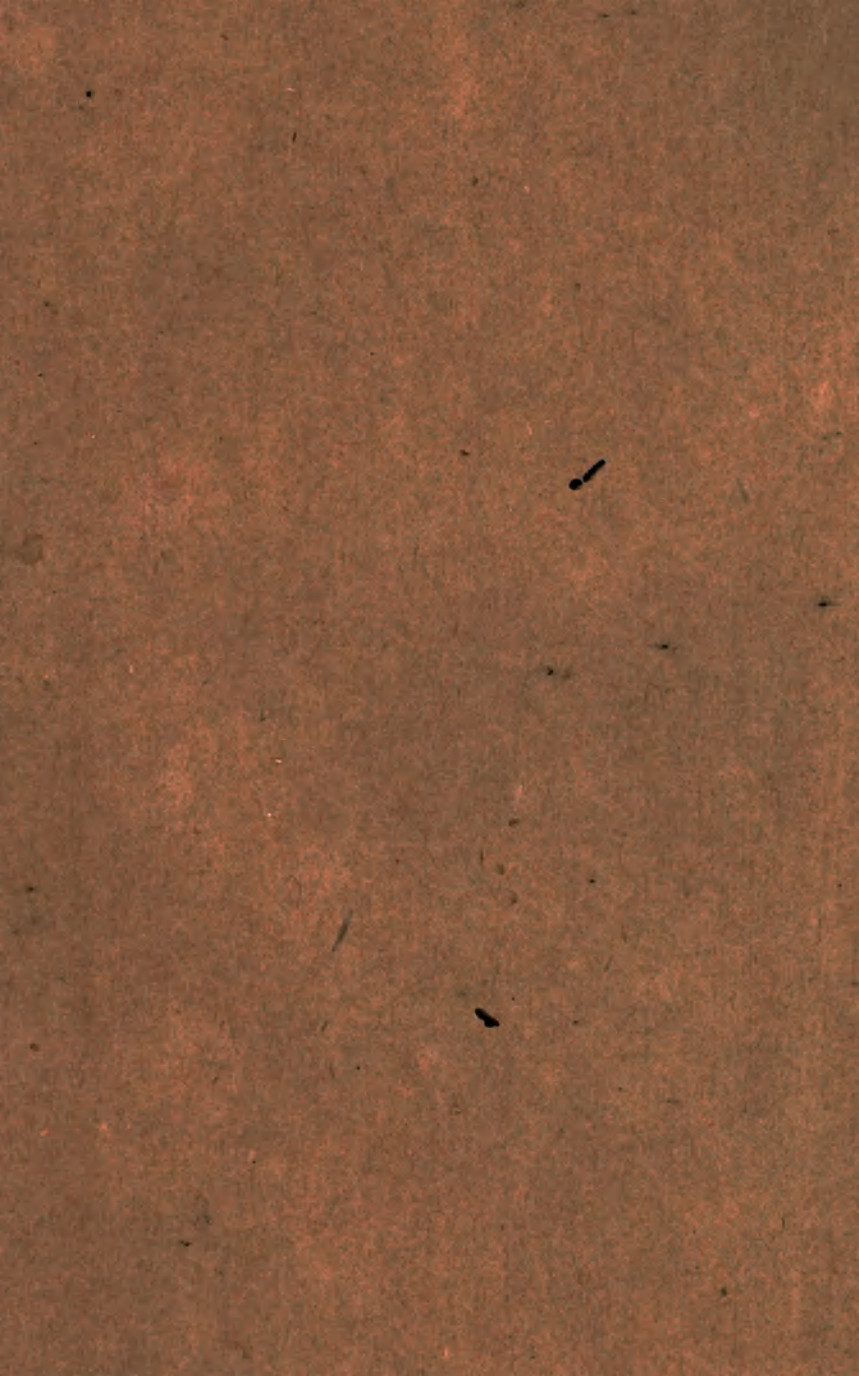


魏

書

冊
三







魏書卷八十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六十八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賈顯度

樊子鵠

賀拔勝

侯莫陳悅

侯淵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祖就字祖成卒於沛縣令父惠字僧生行太原太守卒永安中瑞貴達就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惠贈使持節冠軍將軍恆州刺史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孝昌末余朱榮引爲其府戶曹參軍又爲大行臺郎中甚爲榮所親任建義初除黃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爲腹心之寄錄前後勳封陽邑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未幾又除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黃門如故丁父憂去官詔起復任除青州大中正及元顥內逼瑞啓勸北幸乃從駕於河陽除侍中征南將軍兼吏部尙書改封北海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戶莊帝還洛加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又改封樂陵郡開國公仍

侍中瑞雖為余朱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莊帝亦賞遇之曾謂侍臣曰為人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人瑞啓乞三從之內並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瑞始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欲歸之故求為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移屬焉尋加車騎將軍余朱榮死瑞與世隆俱北走既而以莊帝待之素厚且見世隆等並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悅執其手曰社稷忠臣當須如此余朱天光擁衆關右帝欲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僕射為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既達長安會余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性多忌且以前日乖異忿恨更甚普泰元年七月遂誅之時年四十九太昌初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恭穆

子孟胤襲封齊受禪例降

瑞弟珍字多寶太尉上黨王天穆錄事參軍卒

珍弟騰字神龍建義初為龍驤將軍大都督司馬又封涇陽縣開國男食邑二

百戶累遷中軍將軍光祿大夫與瑞同遇害太昌初贈滄州刺史

騰第慶賓卒於光祿大夫

子清武定末齊王開府中兵參軍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爲酋帥曾祖鑰石世祖末從駕至瓜步賜爵臨江伯父億彌襲祖爵高祖時越騎校尉延慶少便弓馬有膽力正光末除直後隸大都督李崇北伐後隨尔朱榮入洛仍從榮討葛榮於相州延慶世隆姊壻也榮親遇之葛榮既擒除使持節撫軍將軍光祿大夫假鎮東將軍都督西部第一領民酋長封永寧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永安二年以本將軍除恆州刺史普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又進驃騎大將軍開府餘如故尋除都督恆雲燕朔四州諸軍事大都督兼尙書左僕射山東行臺北海郡開國公邑五百戶時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幽崩遂舉兵唱義諸州豪右咸相結附靈助進屯於定州之安固世隆白前廢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淵於定州相會以討靈助淵謂延慶曰靈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

未易可圖若萬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
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
厭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政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
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一往而擒淵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簡精騎
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仍兼尚書左僕射為恆雲燕朔
四州行臺又除使持節侍中都督恆雲燕朔定五州諸軍事定州刺史餘如故
與余朱兆等拒義旗於韓陵戰敗延慶與余朱仲遠走渡石濟仲遠南竄延慶
北降齊獻武王王與之入洛仍從王於并州後赴洛出帝以為中軍大都督延
慶既余朱親昵又黨於權佞出帝之西齊獻武王入洛以罪誅之

延慶兄子平武定末儀同三司右衛將軍慶陶縣開國侯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父敦肅宗時為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民不安
椿乃將家投余朱榮榮以椿兼其都督府鎧曹參軍從榮征伐有功表授厲威
將軍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及肅

宗崩椿從榮入洛莊帝初封陽曲縣開國公食邑千戶遷散騎常侍平北將軍
司馬尋除余朱榮大將軍府司馬從平葛榮以功除上黨太守及元顥入洛椿
隨榮奉迎莊帝遂從攻顥顥敗遷安北將軍建州刺史改封深澤縣轉鎮東將
軍徐州刺史又轉征東將軍東徐州刺史及余朱榮死椿甚憂懼時蕭衍以汝
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聞大喜遂率所部棄州歸悅悅授椿使
持節侍中大將軍領軍將軍領左右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開國公邑
萬戶又爲大行臺前驅都督會余朱北入洛椿復率所部背悅歸北余朱世隆
之立前廢帝也椿參其謀以定策功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京畿北面
大都督改封城陽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戶并前一千五百戶尋加開府時椿父
敦先在秀容忽有傳敦死問請減己階以贈之自襄城將軍超贈車騎將軍恆
州刺史尋知其父猶在詔復椿官仍除其父爲車騎將軍揚州刺史世隆之厚
椿也如此椿與余朱度律仲遠等北拒齊獻武王次陽平會余朱北與度律等
相疑遁還語在北傳椿後復與度律等同拒義旗敗於韓陵椿謂都督賈顯智

等曰若不先執余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余朱部曲盡殺之令長孫稚賈顯智等率數百騎襲余朱世隆彥伯兄弟斬於閭闔門外椿入洛懸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椿曰汝與余朱約兄弟今何忍懸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乎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齊獻武王出帝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初獻武王之入洛頓於邱山余朱仲遠帳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而至獻武王責寧等曰汝事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徐爲逆汝爲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背之於臣節則不忠論事人則無信犬馬尙識恩養汝今犬馬之不如遂斬之椿自以數爲反覆見寧等之死意常不安遂密構間勸出帝置閣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閣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天下輕黠者以充之又說帝數出遊幸號令部曲別爲行陳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齊獻武王帝從之遂陳兵城西北接邱山南至洛水帝詰旦戎服與椿臨閱焉獻武王以椿亂政欲誅之椿譖說旣行因此

遂相恐動出帝勒兵河橋令椿爲前軍營於邛山北尋遣椿率步騎數千鎮虎牢椿弟豫州刺史元壽與都督賈顯智守滑臺獻武王令相州刺史竇泰擊破之椿懼己不免復啓出帝假說遊聲以劫脅帝信之遂入關椿亦西走長安椿狡猾多事好亂樂禍于時敗國朝野莫不讎疾之

元壽尋爲部下所殺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壯有志氣初爲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亂爲賊攻圍顯度拒守多時以賊勢轉熾不可久立乃率鎮民浮河而下既達秀容爲余朱榮所留尋表授直閣將軍左中郎將建義初除汲郡太守假平東將軍隨余朱榮破葛榮又除撫軍將軍光祿大夫都督封石艾縣開國公邑一千戶從上黨王天穆破邢杲值元顥入洛仍與天穆渡河赴行宮於河內潁平以本將軍除廣州刺史假鎮南將軍轉南兗州刺史余朱榮之死也顯度情不自安南奔蕭衍衍厚待之普泰初還朝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又行濟州事復隨余朱度律等北拒義旗敗於韓陵

與斛斯椿及弟顯智等率衆先據河橋誅尔朱氏出帝初除尙書左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未幾以本官行徐州刺史東道大行臺永熙三年五月轉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歿於關中

弟智字顯智少有膽決孝昌中告毛謚等逆靈太后嘉之除伏波將軍冗從僕射領直齋蕭衍將夏侯夔攻郢州以智爲龍驤將軍別將討之至則夔退智仍入城及刺史元顯達以城降於蕭衍智勸城人不欲叛者與顯達交戰相率歸闕後爲都督隸太宰上黨王天穆征邢杲臨陳流矢中胸仍戰不已元顯入洛仍隨天穆渡河朝莊帝於河內與尔朱兆同先渡河破顯軍以勳除持節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義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假衛將軍與行臺樊子鵠討呂文欣於東徐州平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增邑三百戶尋行東中郎將加散騎常侍及尔朱仲遠爲徐州刺史智隸仲遠赴彭城尔朱榮之死也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之遂擁部下出清水東招勒州民與相拒擊莊帝聞而善之除右光祿大夫武衛將軍進爵爲侯增邑二百戶通前一千因鎮徐州普泰初還洛

仲遠忿其乖背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爲世隆所厚世隆爲解喻得全時趙脩
巡起逆荊州蕭衍遣兵接援世隆欲令智以功自効遣智討之除使持節散騎
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假驃騎大將軍荊州大都督進爵爲公將發會
荊州斬送修巡首不行又從余朱度律北拒義旗合余朱兆於陽平北與度律
自相疑阻退還除驃騎大將軍後隨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兄顯度斛斯椿謀
誅余朱氏椿顯度據守北中令智等入京擒世隆兄弟出帝初除散騎常侍本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爲民害出帝徵還京師尋加授侍
中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率衆達東郡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爲相州刺史竇泰
所破還洛天平初赴晉陽智去就多端後坐事死時年四十五

子羅侯祕書郎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其先荊州蠻會被遷於代父興平城鎮長史歸義侯普泰
中子鵠貴顯乃贈征虜將軍荊州刺史子鵠值北鎮擾亂南至并州余朱榮引
爲都督府倉曹參軍孝昌三年冬榮使子鵠詣京師靈太后見之問榮兵勢子

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齋封南和縣開國子邑三百戶令還赴榮榮以爲
行臺郎中行上黨郡及榮向洛以爲假節假平南將軍都督河東正平軍事行
唐州事刺史崔元珍閉門拒守子鵠攻剋之建義初拜平北將軍晉州刺史封
永安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又兼尚書行臺治有威信山胡率服元顥入洛薛脩
義及降蜀陳雙熾等受顥處分率衆攻州城子鵠出與戰大破之又破脩義等
於土門以功拜撫軍將軍尋徵授都官尚書西荊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爲行
臺督賈智等討呂文欣於東徐州平之還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南陽
郡開國公增戶六百尚書如故仍假驃騎大將軍率所部爲都督時余朱榮在
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除散騎常侍本將軍
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勒有粟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人牛易力
多種二麥州內以此獲安及余朱榮之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欲與同趣京師
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啓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假
驃騎大將軍都督二豫鄆三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二豫鄆賴四州行臺子

鶴到相州又勅賚絹五百匹行達汲郡聞余朱兆入洛乃渡河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鶴赴洛既見責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及紇豆陵步藩起以子鶴爲都督徵發糧仗元暉以爲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隨暉向洛普泰初仍除舊任及趙脩延叛於荊州詔子鶴通三鴉道而還遭母憂去職前廢帝聞其在洛無宅凶費不周賚絹四百疋粟五百石以本官起之太昌初兼尙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督杜德等追討余朱仲遠仲遠已奔蕭衍收其兵馬甲仗時蕭衍遣元樹入寇陷據譙城詔子鶴與德討之樹屯兵梁國欲來逆戰見子鶴軍威夜退還譙子鶴引兵追躡樹又背城爲陳子鶴勒兵直趣城下縱騎衝突樹衆大敗奔入城門城門隘塞多自殺害於是斬千餘級獲馬數百匹大收鎧仗遂圍城加儀同三司樹勒兵出戰輒被摧劔遂不敢出自守而已子鶴恐蕭衍遣救乃分兵擊衍苞州宕州大澗蒙縣等五城並望風逃散樹既無外援計無所出子鶴又令人說之樹遂請率衆歸南以地還國子鶴等許之共結盟約及樹衆半出子鶴中擊破之擒樹及衍譙州刺史朱

文開俘誠甚多班師出帝賚馬匹遷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典選初青州人耿翔聚眾反亡奔蕭衍衍資其兵偷據膠州除子鵠使持節侍中青膠大使督濟州刺史蔡雋討之師達青州翔拔城奔走在軍遇病詔遣醫給藥仍除兗州刺史餘官如故便道之州子鵠先遣腹心緣歷民間探察得失及入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內震悚及出帝入關子鵠據城爲逆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徐州人劉粹各率眾就子鵠天平初遣儀同三司婁昭等率眾討之子鵠先使前膠州刺史嚴思達鎮東平郡昭攻陷之仍引兵圍子鵠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靜帝欲招慰下之遣散騎常侍陸琛兼黃門郎張景微齎璽書勞子鵠而大野拔因與相見左右斬子鵠以降

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祖尒逗選充北防家於武川以窺覬蠕蠕兼有戰功顯祖賜爵龍城男爲本鎮軍主父度拔襲爵正光末沃野人破落汗拔陵聚眾反度拔與三子鄉中豪勇援懷朔鎮殺賊王衛可瓌度拔尋爲賊所害孝昌

中追贈安遠將軍肆州刺史度拔之死也勝與兄弟俱奔恆州刺史廣陽王淵
勝便弓馬有武幹淵厚待之表爲彊弩將軍充帳內軍主恆州陷歸尔朱榮轉
積射將軍爲別將又兼都督及榮入洛以預義之勳封易陽縣開國伯邑四百
戶除直閣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祿大夫進號安南將軍尋除
撫軍將軍爲大都督出井陘鎮中山元顥入洛勝從東路率騎三百赴行宮於
河梁榮命勝與尔朱兆先渡破擒顥息冠受及顥大都督陳思保莊帝還宮以
功增邑六百戶復加通直散騎常侍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武衛將軍改封
真定縣開國公尋除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尔朱榮之死也勝與田怙等奔走榮
第於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怙等議卽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旣行大事必當更
有奇謀吾等衆旅不多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爲他計怙乃止及世隆夜走勝
遂不從莊帝甚嘉之仲遠逼東郡詔勝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爲東征都督率
衆會鄭先護以討之爲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勝
與交戰不利乃降之普泰初除右衛將軍進號車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儀同

三司共余朱仲遠度律北拒義旗相與奔退事在余朱兆傳後俱敗於韓陵勝因降齊獻武王太昌初拜領軍將軍餘官如故又除侍中出帝既納斛斯椿等讒間之說將謀齊獻武王以勝弟岳擁衆關西仍欲廣爲勢援除勝使持節侍中都督三荆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勝將圖襄陽攻蕭衍下追戍剋之擒其戍主尹道玩戍副庫峨又使人誘勸蠻王問道期道期率種起義衍雍州刺史蕭續遣軍擊道期爲道期所敗漢南大駭勝又遣軍攻均口擒衍將莊思延又攻馮翊安定沔陽鄴陽城並平之續遣將柳仲禮於穀城拒守勝攻之不剋乃班師沔北盪爲丘墟矣衍書勅續云賀拔勝北間驍將汝宜慎之勿與爭鋒其見憚如此進爵琅邪郡公出帝末詔勝統衆北赴京師軍次汝水出帝入關勝率所部欲從武關趣長安行至析陽聞齊獻武王平潼關擒毛鴻賓勝懼復走荊州城人閉門不納時獻武王已遣行臺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討之勝戰敗爲流矢所中乃率左右五百餘騎奔蕭衍明年從間道投寶炬勝好行小數志大膽薄周章南北終無所成致歿於賊

勝兄可泥永熙中太尉公封燕郡王

勝弟岳字阿斗泥初爲太學生長以弓馬爲事與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瓌在城西二百餘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瓌臂賊衆大駭後歸恆州廣陽王淵以爲帳內軍主表爲彊弩將軍州陷投尔朱榮榮以爲別將進爲都督永安初除安北將軍光祿大夫武衛將軍賜爵樊城鄉男坐事失官爵二年詔並復之尋除使持節假衛將軍西道都督隸尔朱天光爲左廂大都督討万俟醜奴天光先知岳喜得同行每事論訪尋加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餘如故岳居長安榮遣岳續至時万俟醜奴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向武功南渡渭水攻圍趣柵天光遣岳率騎一千馳往赴救菩薩攻柵已剋還向岐州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水擒賊令殺掠其民以挑菩薩菩薩果率步騎二萬餘人至渭水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彊盛往復數返菩薩乃自騎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言卿是何人與我對語省事恃水應答不遜岳舉弓射

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此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置精騎四五十以爲
 一所隨地形便駱驛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並且東行岳漸前
 進先所置驛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便至淺可
 濟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東行
 十餘里依橫崗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前進前後繼至半渡崗東岳乃回
 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
 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渡渭北降步兵萬餘收其輜重其有土
 民普皆勞遣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其後破侯伏侯元進降侯機長貴擒醜
 奴蕭寶贖王慶雲万俟道洛走宿勤明達事在亦朱天光傳天光雖爲元帥而
 岳功效居多加車騎將軍增邑二千戶進封樊城縣開國伯尋詔岳都督涇北
 豳二夏四州諸軍事本將軍涇州刺史進爵爲公改封清水郡公天光入洛使
 岳行雍州事元曄立除驃騎大將軍增邑五百戶餘如故普泰初都督二岐東
 秦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岐州刺史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仍詔開府俄兼尙

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亭高平後以隴中猶有土民不順岳助侯莫陳悅所在討平二年加岳都督三雍三秦二岐二華諸軍事雍州刺史關西行臺餘如故及尔朱天光率衆赴洛將抗齊獻武王岳與侯莫陳悅下隴赴雍以應義旗永熙初仍開府兼僕射大行臺雍州刺史增邑千戶二年詔岳都督雍華北華東雍二岐豳四梁二益巴二夏蔚寧南益涇二十州諸軍事大都督岳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部趣涇州平涼西界布營數十里使諸軍士田殖涇州身將壯勇託以牧馬於原州北招万俟受洛干等并遠近州鎮聚結者靈州刺史曹泥身詣岳軍請代岳以前洛州刺史元季海爲州彼民不促擊破季海部下獨聽季海明年正月岳召侯莫陳悅會於高平將討之令悅前驅北趣靈州聞渴波隘中河水未解將往趣之岳既總大衆據制關右憑疆橋恣有不臣之心齊獻武王惡其專擅令悅圖之悅素服威略既承密旨便潛爲計時岳遣悅先行悅乃通夜東進達明晦日岳行軍前與悅相見悅誘岳入營坐論兵事悅詐云腹痛起而徐行悅女夫元洪景抽刀斬岳後岳部下收岳尸葬於雍州北石安原

六月贈大將軍太保錄尚書事都督刺史開國並如故

侯莫陳悅代郡人也父婆羅門爲驪牛都尉故悅長於河西好田獵便騎射會
牧子逆亂還歸余朱榮榮引爲都督府長流參軍稍遷大都督莊帝初除征西
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柏人縣開國侯邑五百戶余朱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悅
爲天光右廂大都督本官如故西伐剋獲皆與天光賀拔岳略同勞效以本將
軍除鄯州刺史餘如故余朱榮死後亦隨天光下隴元擘立除車騎大將軍渭
州刺史進爵爲公改封白水郡增邑五百戶及天光向洛使悅行華州事普泰
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天光之東出將抗義旗悅與岳下隴以
應齊獻武王至雍州會余朱獲敗永熙初加開府都督隴右諸軍事仍秦州刺
史永熙三年正月岳召悅共討靈州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云
我別稟意旨止在一入諸君勿怖衆皆畏服無敢拒違悅心猶豫不卽撫納乃
還入隴止永洛城岳之所部聚於平涼規還圖悅遣追夏州刺史宇文黑獺黑
獺至遂總岳部衆并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安固乃勒衆入隴征悅悅聞之棄城

南據山水之險設陳候戰黑獺至遙望見悅欲待明日決鬪悅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遣人詣黑獺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驢駝云儀同有教欲還秦州守以拒賊令軍人嚴備景和復給悅帳下云儀同欲還秦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爲實以次相驚人情惶惑不可復止皆散走而趣秦州景和先驅至城據門以慰輯之悅部衆離散猜畏傍人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迸走數日之中盤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而悅不決言下隴之後恐有人所見乃於中山令從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向靈州中路追騎將及望見之遂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見擒殺唯先謀殺岳者悅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神情恍惚不復如常恆言我僅睡卽夢見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侯淵神武尖山人也機警有膽略肅宗末年六鎮飢亂淵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尔朱榮路中遇寇身披苦褐榮賜其衣帽厚待之以淵爲

中軍副都督常從征伐屢有戰功孝莊卽位除領左右封厭次縣開國子邑四百戶後從榮討葛榮於溢口戰功尤多榮啓淵爲驃騎將軍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有衆數萬屯據薊城尔朱榮令淵與賀拔勝討之會元顥入洛榮徵勝南赴大軍留淵獨鎮中山及莊帝還宮榮令淵進討韓樓配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擊此賊故當不足定也止給騎七百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率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旣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也淵曰我兵旣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淵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遁走追擒之以勳進爵爲侯增邑八百戶尋詔淵以本將軍爲平州刺史大都督仍鎮范陽及尔朱榮之死也范陽太守盧文偉誘淵出獵閉門拒之淵率部曲屯於郡南爲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爲大使慰勞燕薊淵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

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爲淵所敗會元暉立淵欲歸之常山太守甄
楷屯據井陘淵又擊破之暉乃授淵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
都督漁陽郡開國公邑一千戶前廢帝立仍加開府餘如故幽州刺史劉靈助
舉義兵屯於安國城淵與叱列延慶等破擒之後隨尔朱兆拒義旗於廣阿北
既敗走淵降齊獻武王後從王破尔朱於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史餘如故出
帝末淵與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密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
間使通誠於獻武王及出帝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既除齊州刺史次於城
西淵擁部據城不時迎納民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淵爭門不剋率騎出
奔妻兒部曲爲暹所虜行達廣里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齊獻武王又遣淵書
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適齊入澆薄唯利是從齊州城民尙能迎汝陽王
青州之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但當勉之淵乃復還暹始歸其部曲而貴平自
以斛斯椿黨亦不受代淵進襲高陽郡剋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身率輕騎遊
掠於外貴平使其長子率衆攻高陽南青州刺史茹懷朗遣兵助之時青州城

人魏糧者首尾相繼淵親率騎夜趨青州詐魏糧人曰臺軍已至殺戮都盡我是世子下人今已走還城汝何爲復去也人信其言棄糧奔走比曉復謂行人曰臺軍昨夜已至高陽我是前鋒今始到此頗知侯公竟在何處城人兇懼遂執貴平出降淵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京師欲明不同於斛斯椿也及子鵠平詔以封延之爲青州刺史淵既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川遂劫光州庫兵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璐夜襲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攻掠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淵率騎奔蕭衍途中亡散行達南青州南境爲賣漿者斬之傳首京師家口配沒

史臣曰朱瑞以背本向義責不見原延慶黨舊違順常刑所及斛斯椿姦佞爲心讒忒自口取譬蒼蠅交亂四國投於豺虎天實棄之賈智侯淵反覆取斃破胡器小謀大終於顛蹶子鵠迷機寡算竟以殲殄岳負力無謀制以一劍悅果行慮淺死不旋足觀其亡滅自取之也

魏書卷八十考證

斛斯椿傳朝野莫不讎疾之○

臣人龍

按北史斛斯椿傳椿從孝武帝入關內

外戒嚴惟椿得列威儀鳴騶清路帝嘗給椿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日烹一頭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資此獨加醜詆蓋以其與齊獻武爲難耳

賈顯度傳時趙修巡起逆荊州○

臣人龍

按本卷樊子鵠傳云趙修延叛於荊

州又本書李琰之傳云南陽太守趙修延誣琰之規奔蕭衍夔州城仍自行州事城內人斬修延則此與下文荊州斬送修巡皆訛延爲巡也

賀拔勝傳勝與田怙等奔走榮第○田怙北史作田怡又本書尒朱世隆傳有河內太守田怙蓋本係一人輾轉傳譌未知孰是

魏書卷八十考證

魏

書

卷八十考證

中華書局聚

而內太守曰吾意未解一人物轉相繼未可解也

○由是亦與計曰借又本意不為是也
○轉相繼未可解也

○轉相繼未可解也
○轉相繼未可解也

○轉相繼未可解也
○轉相繼未可解也

○轉相繼未可解也
○轉相繼未可解也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六十九

綦儁

山偉

劉仁之

宇文忠之

綦儁字擲顯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辰并州刺史儁莊帝時仕累遷爲滄州刺史甚爲吏人畏悅尋除太僕卿及尔朱世隆等誅齊獻武王赴洛止於邙山上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令之曰尔朱暴虐矯弄天常孤起義信都罪人斯窮今將翼戴親賢以昌魏曆誰主社稷允愜天人申令頻煩莫有應者儁乃避席曰人主之體必須度量深遠明喆仁恕廣陵王遇世艱難不言淹載以人謀察之雖爲尔朱扶載當今之聖主也獻武王欣然是之時黃門侍郎崔悛作色而前謂儁曰廣陵王爲主不能紹宣魏綱布德天下爲君如此何聖之有若言其聖應待大王時高乾邕魏蘭根等固執悛言遂立出帝及出帝失德齊獻武王深思儁言常以爲恨尋除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勳貴

排僑騶列倒僑忿見於色自入奏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儀同三司僑伎巧能候嘗塗解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解斯椿之構間也出帝
令僑奉詔晉陽齊獻武王集文武與僑申釋僑辭屈而退性多詐賀拔勝出鎮
荊州過僑別因辭僑母僑故見敗讎敵被勝更遺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復爲
滄州刺史徵還兼中尉章武縣伯尋除殷州刺史薨於州贈司空公諡曰文貞
子洪寔字巨正位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酒好色無行檢卒官

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強美容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
弓五石爲奏事中散從顯祖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之百步內二狐
俱獲位內行長父稚之營陵令偉隨父之縣遂師事縣人王惠涉獵文史稚之
位金明太守肅宗初元匡爲御史中尉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
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爲羽林隊主攝直長於殿門偉卽劾奏匡善之俄然奏正
帖國子助教遷員外郎廷尉評時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預及
六鎮亂西二方起逆領軍元義欲用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而牧守子孫

投狀求者百餘人又欲杜之因奏立勳附隊令各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敘偉遂奏記贊義德美義素不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明黃門郎元順順等因是稱薦之義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尚書二千石郎後正名士郎修起居注僕射元順領選表薦爲諫議大夫余朱榮之害朝士偉時守直故免禍及莊帝入宮仍除偉給事黃門侍郎先是偉與儀曹郎袁昇屯田郎李延孝外兵郎李奧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居後路逢一尼望之數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其言俄領著作郎前廢帝立除安東將軍祕書監仍著作初余朱兆之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爲功訴求爵賞偉挾附世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偉尋進侍中孝靜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監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謚曰文貞公國史自鄧淵崔琛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錄蒸餽及偉等詔說上黨王天穆及余朱世隆以爲國書正應代人修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備

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
蕩然萬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由也外示沉厚內實矯競
與基儻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間遂若水火與宇文忠之之徒代人爲黨時賢
畏惡之而愛尙文史老而彌篤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
篤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之

長子昂襲爵

劉仁之字山靜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徙于洛父尔頭在外戚傳仁之少有操
尙粗涉書史真草書迹頗號工便御史中尉元昭引爲御史前廢帝時兼黃門
侍郎深爲尔朱世隆所信用出帝初爲著作郎兼中書令既非其才在史未嘗
執筆出除衛將軍西兗州刺史在州有當時之譽武定二年卒贈衛大將軍吏
部尙書青州刺史諡曰敬仁之外示長者內懷矯詐其對賓客破牀敞席麤飯
冷菜衣服故敗乃過逼下善候當途能爲詭激每於稠人廣衆之中或搥一姦
吏或縱一孤貧大言自眩示己高明矜物無知淺識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過

其實性又酷虐在晉陽曾營城雉仁之統監作役以小稽緩遂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齊獻武王大加譴責性好文字吏書失體便加鞭撻言韻微訛亦見捶楚吏民苦之而愛好文史敬重人流與齊帥馮元興交款元興死後積年仁之營視其家常出隆厚時人以此尚之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據東部後入居代都祖阿生安南將軍巴西公父侃卒於治書侍御史忠之獵涉文史頗有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爲黑字後勅修國史元象初兼通直散騎常侍副鄭伯猷使蕭衍武定初爲安南將軍尚書右丞仍修史未幾以事除名忠之好榮利自爲中書郎六七年矣遇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入試焉既獲丞職大爲忻滿志氣囂然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既失官爵怏怏發病卒

子君山

史臣曰恭儻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仁之雖內懷矯詐而交情自篤忠之雖

文史足用而雅道蔑聞謂全德者其難矣哉

魏書卷八十一

魏書卷八十一考證

列傳第六十九○魏收書闕後人所補

宇文忠之傳志氣鬱然○鬱監本誤囁今改從北史

魏書卷八十一考證

卷八十一

○

人

八十一

魏書卷八十二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七十

李琰之

祖瑩

常景

李琰之字景珍小字默蠡隴西狄道人司空韶之族弟早有盛名時人號曰神童從父司空冲雅所歎異每曰與吾宗者其此兒乎恆資給所須愛同己子弱冠舉秀才不行曾遊河內北山便欲有隱遁意會彭城王勰辟爲行臺參軍苦相敦引尋爲侍中李彪啓兼著作郎修撰國史稍遷國子博士領尚書儀曹郎中轉中書侍郎司農少卿黃門郎修國史遷國子祭酒轉祕書監兼七兵尚書遷太常卿孝莊初太尉元天穆北討葛榮以琰之兼御史中尉爲北道軍司還除征東將軍仍兼太常出爲衛將軍荊州刺史頃之兼尚書左僕射三荆二郢大行臺尋加散騎常侍琰之雖以儒素自業而每語人言吾家世將種自云猶有關西風氣及至州後大好射獵以示威武余朱兆入洛南陽太守趙脩延以

琰之莊帝外戚誣琰之規奔蕭衍襲州城遂被囚執脩延仍自行州事城內又斬脩延還推琰之釐州任出帝初徵兼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永熙二年聽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諡曰文簡琰之少機警善談經史百家無所不覽朝廷疑事多所訪質每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學兼二子謂崔光劉芳也論者許其博未許其精當時物議咸共宗之又自誇文章從姨兄常景笑而不許每休閒之際恆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爲力彊前後再居史職無所編緝安豐王延明博聞多識每有疑滯恆就琰之辨析自以爲不及也

二子綱惠並從出帝入關

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也會祖敏仕慕容垂爲平原太守太祖定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丞卒贈并州刺史祖凝字元達以從征平原功進爵爲侯位馮翊太守贈幽州刺史父季真多識前言往行位中書侍郎卒於安遠將軍鉅鹿

太守鑿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好學耽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爲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每歎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尙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旣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還取乃置禮於前誦尙書三篇不遺一字講罷孝怡異之尙博士說舉學盡驚後高祖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嗟賞之瑩出後高祖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爲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總法曹行參軍高祖顧謂總曰蕭蹟以王元長爲子良法曹今爲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勅令掌總書記瑩與陳郡袁纒齊名秀出時人爲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尙書三公郎尙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總甚嗟其美欲使肅

更詠乃失語云王公吟詠情性聲律殊佳可便爲誦悲彭城詩肅因戲謔云何
意悲平城爲悲彭城也魏有慚色瑩在座卽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
云可爲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夏肅甚嗟
賞之魏亦大悅退謂瑩曰卽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爲冀州
鎮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後侍中崔光舉爲國子博士仍領尙書左戶部
李崇爲都督北討引瑩爲長史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爲散騎侍郎孝昌中於
廣平主第掘得古玉卽勅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令辨何世之物瑩云此是
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累遷國
子祭酒領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監議事元顥入洛以瑩爲
殿中尙書莊帝還宮坐爲顥作詔罪狀尅朱榮免官後除祕書監中正如故以
參議律歷賜爵容城縣子坐事繫於廷尉前廢帝遷車騎將軍初莊帝末尅朱
兆入洛軍人焚燒樂署鍾石管弦略無存者勅瑩與錄尙書事長孫稚侍中元
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事在樂志遷車騎大將軍及出帝登阼瑩以太常

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將遷鄴齊獻武王因召瑩議之以功遷儀同三司進爵爲伯薨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偷竊他文以爲己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製裁之體減於袁常焉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厄以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

子瑛字孝徵襲

常景字永昌河內人也父文通天水太守景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爲律博士高祖親得其名旣而用之後爲門下錄事太常博士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勅景參議世宗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右僕射肇私託景及尚書邢巒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並以呈御世宗悉付侍中崔光簡之光以景所造爲最乃奏曰常景各位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肇尙平陽公主未幾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付學官議正施行尙書又以

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有純臣之義乃執議曰喪紀之本實稱物以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以制禮雖理關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殺之宜其實一焉是故臣之爲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爲君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然而諸侯大夫之爲君者謂其有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趨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丞已下命之屬官既無接事之儀實闕爲臣之體原夫公主之貴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內事脫須關外理無自達必也因人然則家令唯通內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義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爲純臣公主不可爲正君明矣且女人之爲君男子之爲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乂等以公主爲之君以家令爲之臣制服以斬乖謬彌甚又張虛景吾難羈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致服之情猶同其議準母制齊求之名實理未爲允竊謂公主之爵既非食菜之君家令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罔施若準小君則從

服無據案如經禮事無成文卽之愚見謂不應服朝廷從之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其讚司馬相如曰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羣性鬱若春煙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其讚王子淵曰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明珠旣絕俗白鵠信驚羣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鷄命徒獻金馬文其讚嚴君平曰嚴公體沉靜立志明霜雪味道綜微言端著演妙說才屈羅仲口位結李強舌素尙適金貞清標陵玉徹其讚揚子雲曰蜀江導清流揚子挹餘休含光絕後彥覃思邈前修世輕久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置酒獨閑遊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爲侍中崔光盧昶游聲元暉尤所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屯騎校尉錄事皆如故其年受勅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尙書元萇出爲西安將軍雍州刺史請景爲司馬以景階次不及除錄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令甚有惠政民吏稱之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

其事及世宗崩召景赴京還修儀注拜謁者僕射加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後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勅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時肅宗以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崔光執經勅景與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爲錄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並詔百官作釋奠詩時以景作爲美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今日爲班宜在蕃王儀同三司之間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決則時訪景而行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爲之媵妻給其資宅聰後爲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尙允才器先爲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勅景參修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阿那瓌之還國

也境上遷延仍陳窘乏遣尙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孚過柔玄奔于漠北遣尙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瓮山臨瀚海宣勅勒衆而返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進號征虜將軍孝昌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卿仍舍人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蕭衍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時安豐王延明爲大都督大行臺率臨淮王彧等衆軍討之旣而蕭綜降附徐州清復遣景兼尙書持節馳與行臺都督觀機部分景經洛汭乃作銘焉是時尙書令蕭寶夔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元恆芝等並各出討詔景詣軍宣旨勞問還以本將軍授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燕州仍以景兼尙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以禦之景表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爲防遏又以頃來差兵不盡彊壯今之三長皆是豪門多丁爲之今求權發爲兵肅宗皆從之進號平北將軍別勅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嶮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

景山中嶮路之處悉令捍塞景遣府錄事參軍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白巖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離汜城斛鹽三戍兵反結洛周有衆二萬餘落自松岍赴賊譚勅別將崔仲哲等截軍都關以待之仲哲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譚遂大敗諸軍夜散詔以景所部別將李瑒爲都督代譚征下口降景爲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爲幽安玄等四州行臺賊旣南出鈔掠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之獲賊將禦夷鎮軍主孫念恆都督李瑒爲賊所攻薊城之北軍敗而死率屬城人禦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授景平北將軍光祿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紇真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人穀乃遇連雨賊衆疲勞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粟國邀其走路大敗之斬曹紇真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復破之又遣別將重破之於州西虎眼泉擒斬及溺死者甚衆後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洛周尋爲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得還朝永安初詔復本官兼黃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除中軍將軍正黃門先是

參議正光壬子歷至是賜爵高陽子元顥內逼莊帝北巡景與侍中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禁中召諸親賓安慰京師顥入洛景仍居本位莊帝還宮解黃門普泰初除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祕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子後以例追永熙二年監議事景自少及老恆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友人刁整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尙將何以自濟也吾恐擊太常方餒於柏谷耳遂與衛將軍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刁雙司馬彥邕李諧畢祖彥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爲買馬焉天平初遷鄴景匹馬從駕是時詔下三日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尙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盡乘驢齊獻武王以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孥方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軍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詔曰几杖爲禮安車致養敬齒尊賢其來尙矣景藝業該通文史淵洽歷事三京年彌五紀朝章言歸祿俸無餘家徒壁立宜從哀恤以旌元老可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薨景善與人交終始若一

其遊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曾見其矜吝之心好飲酒澹於榮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性和厚恭慎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憚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爲象讚而述之曰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踧謂地蓋厚不敢不躋有朝隱大夫監戒斯文乃惕焉而懼曰夫道喪則世傾利重則身輕是故乘和體遜式銘方冊防微慎獨載象丹青信哉辭人之賦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諦俯測厚地岳峻川溍誰其戴之不畏誰其踐之不陷不墮故善惡是徵物罔同異論亢匪久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尙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識其親搏之弗得聆之無聞故有戒於顯而急乎微好爵是冒聲奢是基身陷於祿利言溺於是非或求欲而未厭或知足而不辭是故位高而勢愈迫正立而邪愈欺安有位極而危不萃邪榮而正不凋故悔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未結誰肯曲躬夫禍未加誰肯累足固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躅改之無及故狡兔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君子則不然體舒則懷卷視溺則思濟原夫人之度越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兢兢降而心不保

守善於已成懼愆於未敗雖盈而戒沖通而慮滯以知命爲選齡以樂天爲大
惠以戢智而從時以懷愚而遊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晝已決矣猶夜則思
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弭謗於羣小無毀無譽
而貽信於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堅立名與天壤相敵羣競無侵優遊獨逝夫如
是故綺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頤其形柳下三黜不愠其色子文三陟
不喜其情而惑者見居高可以持勢欲乘高以據榮見直道可以修己欲專道
以邀聲夫去聲然後聲可立豈矜道之所宜慮危然後安可固豈假道之所全
是以君子鑒恃道不可以流聲故去聲而懷道鑒專道不可以守勢故去勢以
崇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悔然則聲奢繁則實儉凋功
業進則身迹退如此則精靈遂越驕侈自親情與道絕事與勢隣方欲役思以
持勢乘勢以求津故利欲誘其情禍難嬰其身利欲交則幽明以之變禍難構
則智術無所陳若然者雖糜爵帝局焉得而寧之雖結珮皇庭焉得而榮之故
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修正之術已生禍福交蹇於人事屯

魏書卷八十二考證

列傳第七十○魏收書闕後人所補

常景傳仍詔景爲幽安玄等四州行臺○一本等字上空一字

原夫人之度邁于無階之天○北史人字下旁注云闕

魏書卷八十二考證

卷八十二

宋文公集卷之八十二 ○ 某友人年下

某友人年下 ○ 某友人年下

某友人年下 ○ 某友人年下

卷八十二

魏書卷八十三上

齊

魏

收

撰

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上

賀訥

劉羅辰

姚黃眉

杜超

賀遜

閻毗

馮熙

李峻

李惠

夫右賢左戚尙德尊功有國者所以治天下也殷肇王基不藉莘氏爲佐周成大業未聞奴姓爲輔及於漢世外戚尤重殺身傾族相繼於兩京乃至移其鼎覆亂其邦國魏文深以爲誠明帝尙封頑駸晉之楊駿尋至夷宗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寵要榮繭犢引大車弱質任厚棟所謂愛之所以害之矣太祖初賀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動或緣恩澤咸序其迹舉外親之盛衰云爾

賀訥代人太祖之元舅獻明后之兄也其先世爲君長四方附國者數十部祖紇始有勳於國尙平文女父野干尙昭成女遼西公主昭成崩諸部乖亂獻明

后與太祖及衛泰二王依訥會符堅使劉庫仁分攝國事於是太祖還居獨孤部訥總攝東部爲大人遷居大甯行其恩信衆多歸之俸於庫仁符堅假訥鷹揚將軍後劉顯之謀逆太祖聞之輕騎北歸訥見太祖驚喜拜曰官家復國之後當念老臣太祖笑答曰誠如舅言要不忘也訥中第染干驕暴忌太祖常圖爲逆每爲皇姑遼西公主擁護故染干不得肆其禍心於是諸部大人請訥兄弟求舉太祖爲主染干曰在我國中何得爾也訥曰帝大國之世孫興復先業於我國中之福常相持樊立繼統勳汝尙異議豈是臣節遂與諸人勸進太祖登代王位于牛川及太祖討吐突隣部訥兄弟遂懷異圖率諸部救之帝擊之大潰訥西遁衛辰遣子直力鞬征訥訥告急請降太祖簡精騎二十萬救之遂徙訥部落及諸第處之東界訥又通於慕容垂垂以訥爲歸善王染干謀殺訥而代立訥遂與染干相攻垂遣子麟討之敗染干於牛都破訥於赤城太祖遣師救訥麟乃引退訥從太祖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其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訥以元舅甚見尊重然無統領以壽終於家

訥弟盧亦從平中原以功賜爵遼西公太祖遣盧會衛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太祖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太祖遣使責之盧遂忿恨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彌加猜忌會太祖勅儀去鄴盧亦引歸太祖以盧爲廣川太守盧性雄豪恥居冀州刺史王輔下襲殺輔奔慕容德德以爲并州刺史廣寧王廣固敗盧亦沒訥從父弟悅初太祖之居賀蘭部下人情未甚附唯悅舉部隨從又密爲太祖祈禱天神請成大業出於誠至太祖嘉之甚見寵待後平中原以功賜爵鉅鹿侯進爵北新卒

子泥襲爵後降爲肥如侯太祖崩京師草草泥出舉烽於安陽城北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太宗卽位乃罷詔泥與元渾等八人拾遺左右與北新侯安同持節行并定二州勅奏并州刺史元六頭等皆伏罪州郡肅然後從世祖征赫連昌以功進爵爲琅邪公軍國大議每參預焉又征蠕蠕爲別道將坐逐賊不進詐增虜當斬贖爲庶人久之拜光祿勳爲外都大官復本爵卒於官

子醜建襲

劉羅辰代人宣穆皇后之兄也父眷爲北部大人帥部落歸國羅辰有智謀謂眷曰從兄顯忍人也願早圖之眷不以爲意後庫仁子顯殺眷而代立又謀逆及太祖卽位討顯于馬邑追至彌澤大破之後奔慕容麟徙之中山羅辰率騎奔太祖顯特部衆之彊每謀爲逆羅辰輒先聞奏以此特蒙寵念尋拜南部大人從平中原以前後勳賜爵永安公以軍功除征東將軍定州刺史卒諡曰敬

子殊暉襲爵位并州刺史卒

子求引位武衛將軍卒諡曰貞

子余頭位魏昌慶陶二縣令贈鉅鹿太守子仁之自有傳

姚黃眉姚興之子太宗昭哀皇后之弟也姚泓滅黃眉間來歸太宗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尙陽翟公主拜駙馬都尉賜隸戶二百世祖卽位遷內都大官後拜太常卿卒贈雍州刺史隴西王諡曰獻陪葬金陵黃眉寬和溫厚希言得失世祖悼惜之故贈有加禮

杜超字祖仁魏郡鄴人密皇后之兄也少有節操泰常中爲相州別駕奉使京師時以法禁不得與后通問始光中世祖思念舅氏以超爲陽平公尙南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大鴻臚卿車駕數幸其第賞賜巨萬神鼎三年以超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鎮鄴追加超父豹鎮東大將軍陽平景王母曰鉅鹿惠君真君五年超爲帳下所害世祖臨其喪哀慟者久之諡曰威王

長子道生賜爵城陽侯後爲秦州刺史進爵河東公

道生弟鳳皇襲超爵加侍中特進世祖追思超不已欲以鳳皇爲定州刺史鳳皇不願違離闕庭乃止

鳳皇弟道儻賜爵發干侯鎮枋頭除兗州刺史

超既薨復授超從弟遺侍中安南將軍開府相州刺史入爲內都大官進爵廣平王遺性忠厚頻歷州郡所在著稱薨贈太傅諡曰宣王

長子元寶位司空元寶弟胤寶司隸校尉元寶又進爵京兆王及歸而父遺喪明當入謝元寶欲以表聞高宗未知遺薨怪其遲召之元寶將入時人止之曰

宜以家憂自辭元寶欲見其寵不從遂冒哀而入未幾以謀反伏誅親從皆斬
唯元寶子世衡逃免時朝議欲追削超爵位中書令高允上表理之後兗州故
吏汲宗等以道備遺愛在人前從坐受誅委骸土壤求得收葬書奏詔義而聽
之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南康公諡曰昭

世衡襲遺公爵

賀遜代人從兄女世祖敬哀皇后皇后生恭宗初后少孤無父兄近親唯迷以
從父故蒙賜爵長鄉子卒贈光祿大夫五原公

閻毗代人本蠕蠕人世祖時自其國來降毗卽恭皇后之兄也皇后生高宗高
宗太安二年以毗爲平北將軍賜爵河東公弟紇爲寧北將軍賜爵零陵公其
年並加侍中進爵爲王毗征東將軍評尚書事紇征西將軍中都大官自餘子
弟賜爵爲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三人同時受拜所以隆崇舅氏當世榮
之和乎二年追謚后祖父延襄康公父辰定襄懿王毗薨贈太尉追贈毗妻河

東王妃

子惠襲紇薨贈司空

子豆後賜名莊太和中初立三長以莊爲定戶籍大使甚有時譽十六年例降爵後爲七兵尚書卒

紇弟染位外都大官冀州刺史江夏公卒先是高宗以乳母常氏有保護功既卽位尊爲保太后後尊爲皇太后興安二年太后兄英字世華自肥如令超爲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賜爵遼西公弟喜鎮東大將軍祠曹尚書帶方公三妹皆封縣君妹夫王曙爲平州刺史遼西公追贈英祖父苻堅扶風太守亥爲鎮西將軍遼西蘭公渤海太守澄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遼西獻王英母許氏博陵郡君遺兼太常盧度世持節改葬獻王於遼西樹碑立廟置守冢百家太安初英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喜左光祿大夫改封燕郡從兄泰爲安東將軍朝鮮侯訖子伯夫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次子員金部尚書喜子振太子庶子三年英領太師評尚書事內都大官伏寶泰等州刺史五年詔以太后母宋氏爲遼西王太妃和平元年喜爲洛州刺史初英事宋不能謹而曙奉

宋甚至就食於和龍無車牛宋疲不進睹貧宋於笈至是宋於英等薄不如睹之篤謂太后曰何不王睹而黜英太后曰英爲長兄門戶主也家內小小不順何足追計睹雖盡力故是他姓柰何在英上本州郡公亦足報耳天安中英爲平州刺史訢爲幽州刺史伯夫進爵范陽公英贖貨徙燉煌諸常自與公及疑至是皆以親疏受爵賜田宅時爲隆盛後伯夫爲洛州刺史以贓汙欺妄徵斬於京師承明元年徵英復官薨謚遼西平王始英之徵也夢曰墜其所居黃山下水中村人以車牛挽致不能出英獨抱載而歸聞者異之後員與伯夫子禽可共爲飛書誣謗朝政事發有司執憲刑及五族高祖以昭太后故罪止一門訢年老赦免歸家恕其孫一人扶養之給奴婢田宅其家僮入者百人金錦布帛數萬計賜尚書以下宿衛以上其女壻及親從在朝皆免官歸本鄉十一年高祖文明太后以昭太后故悉出其家前後沒入婦女以喜子振試守正平郡

卒

馮熙字晉昌長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祖文通語在海夷傳世祖平遼海

熙父朗內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公坐事誅文明太后臨朝追贈假黃
鉞太宰燕宣王立廟長安熙生於長安爲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
戰入蠕蠕魏母攜熙逃避至氐羌中撫育年十二好弓馬有勇幹氏羌皆歸附
之魏母見其如此將還長安始就博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及
長游華陰河東二郡間性汎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來則納之熙姑先入掖庭
爲始祖左昭儀妹爲高宗文成帝后卽文明太后也使人外訪知熙所在徵赴
京師拜冠軍將軍賜爵肥如侯尙恭宗女博陵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爲定州
刺史進爵昌黎王顯祖卽位爲太傅累拜內都大官高祖卽位文明太后臨朝
王公貴人登進者衆高祖乃承旨皇太后以熙爲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祕書事
熙以頻履師傅又中宮之寵爲羣情所駭心不自安乞轉外任文明太后亦以
爲然於是除車騎大將軍開府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師如故洛陽雖經破亂
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至頽落熙爲
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一十

六部一切經筵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而在諸州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人唯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其北邙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之詞高祖頻登北邙寺親讀碑文稱爲佳作熙爲州因事取人子女爲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爲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爲貪縱後求入朝授內都大官太師如故熙事魏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乃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熙表求依趙氏之孤高祖以熙情難奪聽服齊衰期後以例降改封京兆郡公高祖納其女爲后曰白虎通云王所不臣數有三焉妻之父母抑言其一此所謂供承宗廟不欲奪私心然吾季著於春秋無臣證於往牒既許通體之一用開至尊之敬比長秋配極陰政旣敷未聞有司陳奏斯式可詔太師輟臣從禮又勅集書造儀付外高祖前後納熙三女二爲后一爲左昭儀由是馮氏寵貴益隆賞賜累巨萬高祖每詔熙上書不臣入朝不拜熙上書如舊熙於後遇疾綿寢四載詔遣醫問道路相望車駕亦數臨幸焉將遷洛高祖親與熙別見其困篤歔歔流涕密勅宕昌公王遇曰太

師萬一即可監護喪事十九年薨於代車駕在淮南留臺表聞還至徐州乃舉哀爲制總服詔有司豫辦凶儀并開魏京之墓令公主之柩俱向伊洛凡所營送皆公家爲備又勅代給綵帛前後六千匹以供凶用皇后詣代都赴哭太子恂亦赴代哭弔將葬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黃屋左纛備九錫前後部羽葆鼓吹皆依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有司奏諡詔曰可以威彊恢遠曰武奉諡於公柩至洛七里澗高祖服衰往迎叩靈悲慟而拜焉葬日送臨墓所親作誌銘主生二子誕修

誕字思政修字寶業皆姿質妍麗年纔十餘歲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誡然不能習讀經史故兄弟並無學術徒整飾容儀寬雅恭謹而已誕與高祖同歲幼侍書學仍蒙親待尙帝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南平王修侍中鎮北大將軍尙書東平公又除誕儀曹尙書知殿中事及罷庶姓王誕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中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官高祖立於庭遙受其拜既訖還室修降爲侯誕與修雖並長宮禁而性趣乖別誕性

淳篤修乃浮競誕亦未能誨督其過然時言於太后高祖嚴責之至於楚捶由是陰懷毒恨遂結左右有憾於誕者求藥欲因食害誕事覺高祖自詰之具得情狀誕引過謝乞全修命高祖以誕父老又重其意不致於法撻之百餘黜爲平城百姓脩妻司空穆亮女也求離婚請免官高祖引管蔡事皆不許高祖寵誕每與誕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坐臥彭城王勰北海王詳雖直禁中然親近不及十六年以誕爲司徒高祖既深愛誕除官日親爲制三讓表并啓將拜又爲其章謝尋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師十八年高祖謂其無師傅獎導風誕深自誨責從薦南伐十九年至鍾離誕遇疾不能侍從高祖日省問醫藥備加時高祖銳意臨江乃命六軍發鍾離南轅與誕泣訣左右皆入無不掩涕時誕已慨然彊坐視高祖悲而淚不能下言夢太后來呼臣高祖嗚咽執手而出遂行是日去鍾離五十里許昏時告誕薨問高祖哀不自勝時崔慧景裴叔業軍在中淮去所次不過百里高祖乃輕駕西還從者數千人夜至誕薨所撫屍哀慟若喪至戚達旦聲淚不絕從者亦迭舉音明告蕭鸞鍾離戍主蕭惠休惠休

遣其太守奉慰詔求棺於城中及斂迭舉高祖以所服衣帽充襚親自臨視撤樂去膳宣勅六軍止臨江之駕高祖親北度慟哭極哀詔侍臣一人兼大鴻臚送柩至京禮物輜儀徐州備造陵兆葬事下洛候設喪至洛陽車駕猶在鍾離詔留守賜賻物布帛五千匹穀五千斛以供葬事贈假黃鉞使持節大司馬領司徒侍中都督太師駙馬公如故加以殊禮備錫九命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有司奏謚詔曰案謚法善行仁德曰元柔克有光曰懿昔貞惠兼美受三謚之榮忠武雙徽錫兩號之茂式準前迹宜契具瞻既自少綢繆知之惟朕案行定名謚曰元懿帝又親爲作碑文及挽歌詞皆窮美盡哀事過其厚車駕還京詔曰馮大司馬已就墳塋永潛幽室宿草之哭何能忘之遂親臨誕墓停車而哭使彭城王勰詔羣官脫朱衣服單衣介幘陪哭司徒貴者示以朋友微者示如寮佐公主貞厚有禮度產二男長子穆

穆字孝和襲熙爵避皇子愉封改扶風郡公尙高祖女順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員外通直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輿不和輔輿亡贈相州刺史祖載在庭而

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言宴滿堂忻笑自若爲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劾後位金紫光祿大夫遇害河陰贈司空雍州刺史

子罔字景昭襲爵昌黎王尋以庶姓罷王仍襲扶風郡公

子峭字子漢齊受禪例降

穆弟顥襲父誕長樂郡公

脩弟聿字寶興廢后同產兄也位黃門郎信都伯後坐妹廢免爲長樂百姓世宗時卒於河南尹

聿同產弟風幼養於宮文明太后特加愛念數歲賜爵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闈寵侔二兄高祖親政後恩寵稍衰降爵爲侯幽后立乃復敘用后死亦冗散卒贈青州刺史崔光之兼黃門也與聿俱直光每謂之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貧四海乃况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時熙爲太保誕司徒太子太傅脩侍中尙書聿黃門廢后在位禮愛未弛是後歲餘脩以罪棄熙誕喪亡后廢聿退時人以爲盛必衰也

李峻字珍之梁國蒙縣人元皇后兄也父方叔劉義隆濟陰太守高宗遣間使論之峻與五弟誕疑雅白永等前後歸京師拜峻鎮西將軍涇州刺史頓丘公雅誕等皆封公位顯後進峻爵爲王徵爲太宰薨

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父蓋少知名歷位殿中都官二尚書左將軍南郡公初世祖妹武威長公主故涼王沮渠牧犍之妻世祖平涼州頗以公主通密計助之故寵遇差隆詔蓋尚焉蓋妻與氏以是而出是後蓋加侍中駙馬都尉殿中都官尚書左僕射卒官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中山王諡曰莊惠弱冠襲父爵妻襄城王韓頽女生二女長卽后也惠歷位散騎常侍侍中征西大將軍秦益二州刺史進爵爲王轉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加長安鎮大將惠長於思察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鬪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綱紀斷之並辭曰此乃上智所測非下愚所知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旣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旣經楚痛理無留心羣下伏其聰察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於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

出顧謂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羣下以爲戲言咸無答者惠令人置羊
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凡
所察究多如此類由是吏民莫敢欺犯後爲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故
歷政有美績惠素爲文明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之惠二弟初樂與惠諸子
同戮後妻梁氏亦死青州盡沒其家財惠本無愛故天下冤惜焉

惠從弟鳳爲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主簿後長樂以罪賜死時卜筮者河間邢
瓚辭引鳳云長樂不軌鳳爲謀主伏誅惟鳳弟道念與鳳子及兄弟之子皆逃
免後遇赦乃出太和十二年高祖將爵舅氏詔訪存者而惠諸從以再懼孛戮
難於應命唯道念敢先詣闕乃申后妹及鳳兄弟子女之存者於是賜鳳子屯
爵柏人侯安祖浮陽侯興祖安喜侯道念真定侯從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將軍
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內外有犯得罪於時然
官必用才以親非與邦之選外氏之寵超於末葉從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得復
外戚謬班抽舉既無殊能今且可還後例降爵安祖等改侯爲伯並去軍號高

祖奉馮氏過厚於李氏過薄舅家了無敘用朝野人士所以竊議太常高閭顯
言於禁中及世宗寵隆外家並居顯位乃惟高祖舅氏存己不霑恩澤景明末
特詔與祖爲中山太守正始初詔追崇惠爲使持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定州刺史中山公太常考行上言案諡法武而不遂曰壯諡曰壯公與祖自中
山遷燕州刺史卒以兄安祖子侃晞爲後襲先封南郡王後以庶姓罷王改爲
博陵郡公侃晞爲莊帝所親幸拜散騎常侍嘗食典御帝之圖亦朱榮侃晞與
魯安等持刀於禁內殺榮及莊帝蒙塵侃晞奔蕭衍

魏書卷八十三上

續書卷八十三

...

...

...

...

...

...

...

魏書卷八十三上考證

列傳第七十一上○魏收書外戚傳上亡後人所補

賀訥傳父野干○干監本誤于今改正

馮熙傳左右皆入○入監本誤人今改正

魏書卷八十三上考證

萬善卷八十三上學禮

新添新志古管八〇八人置本類入本初五

曾將將受禮中〇千望本禮天本初五

萬善卷八十三上學禮

萬善卷八十三上學禮

魏書卷八十三下

齊

魏

收

撰

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下

高肇

于勁

胡國珍

李延寔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渤海裔人五世祖顯晉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颺字法修高祖初與弟乘信及其鄉人韓內冀富等入國拜厲威將軍河間子乘信明威將軍俱待以客禮賜奴婢牛馬綵帛遂納颺女是爲文昭皇后生世宗颺卒景明初世宗追思舅氏徵肇兄弟等錄尙書事北海王詳等奏颺宜贈左光祿大夫賜爵渤海公諡曰敬其妻蓋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詔可又詔賜嫡孫猛襲渤海公爵封肇平原郡公肇弟顯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世宗未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幘引見肇顯于華林都亭皆甚惶懼舉動失儀數日之間富貴赫奕是年咸陽王禧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幾肇爲尙書左僕射領吏部冀州大中正尙世宗姑高平公主遷尙書令肇

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之爲能世宗初
六輔專政後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是遂委信肇肇既無親族頗結朋黨附
之者旬月起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構殺之又說世宗防
衛諸王殆同囚禁時順皇后暴崩世議言肇爲之皇子昌薨僉謂王顯失於醫
療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出爲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不軌肇又譖殺彭城
王勰由是朝野側目咸畏惡之因此專權與奪任己又嘗與清河王懌於雲龍
門外廡下忽忿譁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之高后既立愈見寵信肇既
當衝軸每事任己本無學識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出情妄作減削封秩抑
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矣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台鼎猶以去要怏怏形乎辭
色衆咸嗤笑之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瘞三年乃詔令遷葬肇不自臨赴唯遣
其兄子猛改服詣代遷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哂而不責也其年大舉征蜀以
肇爲大將軍都督諸軍爲之節度與都督甄琛等二十餘人俱面辭世宗於東
堂親奉規略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虎門外無故驚倒轉臥渠中鞍具瓦解

衆咸怪異肇出惡焉四年世宗崩赦罷征軍肅宗與肇及征南將軍元遙等書稱諱言以告凶問肇承變哀愕非唯仰慕亦私憂身禍朝夕悲泣至于羸悴將至宿瀝澗驛亭家人夜迎省之皆不相視直至闕下衰服號哭昇太極殿奉喪盡哀太尉高陽王先居西柏堂專決庶事與領軍于忠密欲除之潛備壯士直寢邢豹伊奝生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梓宮訖於百官前引入西廊清河王懌任城王澄及諸王等皆竊言目之肇入省壯士搯而拉殺之下詔暴其罪惡又云刑書未及便至自盡自餘親黨悉無追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及昏乃於廂門出其尸歸家初肇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爲不獲吉還也靈太后臨朝令特贈營州刺史永熙二年出帝贈使持節侍中中外諸軍事太師大丞相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

肇子植自中書侍郎爲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爲國致效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歷青相朔恆四州刺史卒植規在五州皆情能著稱當時號爲良刺史贈安北將軍冀

州刺史

肇長兄琨早卒襲颺封渤海郡公贈都督五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詔其子猛嗣

猛字豹兒尚長樂公主卽世宗同母妹也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令出爲雍州刺史有能名入爲殿中尚書卒贈司空冀州刺史出帝時復贈太師大丞相錄尚書事公主無子猛先在外有男不敢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乃召爲喪主尋卒無後

琨弟偃字仲游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東將軍都督青州刺史謚曰莊侯景明四年世宗納其女爲貴嬪及于順皇后崩永平元年立爲皇后二年入座奏封后母王氏爲武邑郡君

偃弟壽早卒壽弟卽肇也

肇弟顯侍中高麗國大中早卒

于勁字鍾葵太尉拔之子頗有武略以功臣子又以功績位沃野鎮將賜爵富

昌子拜征虜將軍世宗納其女爲后封太原郡公妻劉氏爲章武郡君後拜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諡曰恭莊公自粟磾至勁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勁雖以后父但以順后早崩竟不居公輔子暉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刺史暉善事人爲余朱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孺歷侍中河南尹後兼尚書僕射東南道行臺與齊獻武王討平羊侃於兗州元顥入洛害之

勁弟天恩位內行長遼西太守卒贈平東將軍燕州刺史

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

仁生子安定平原郡太守高平郡都將卒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也祖略姚興渤海公姚遠平北府諮議參軍父淵赫連屈丐給事黃門侍郎世祖克統萬淵以降款之功賜爵武始侯後拜河州刺史國珍少好學雅尚清儉太和十五年襲爵例降爲伯女以選入掖庭生肅宗卽靈太后也肅宗踐祚以國珍爲光祿大夫靈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

公給田第賜帛布綿絮奴婢車馬牛甚厚追崇國珍妻皇甫氏爲京兆郡君置
守冢十戶尙書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屬尊望重親賢羣矚宜出入禁中參諮
大務詔可乃令入泐萬幾尋進位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賞賜累萬又賜
絹歲八百疋妻梁四百匹男女姊妹兄弟各有差皆極豐贍國珍與太師高陽
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王懷入居門下同釐庶政詔依漢車千秋晉安
平王故事給步挽一乘自掖門至于宣光殿得以出入并備几杖後與侍中崔
光俱授帝經侍直禁中國珍尋上表陳刑政之宜詔皆施行延和初加國珍使
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靈太后以國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且
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遷司徒公侍中如故就宅拜之靈太后肅宗率百寮
幸其第宴會極歡又追京兆郡君爲秦太上君太上君景明三年薨於洛陽於
此十六年矣太后以太上君墳瘞卑局更增廣爲起塋域門闕碑表侍中崔光
等奏案漢高祖母始謚曰昭靈夫人後爲昭靈后薄太后母曰靈文夫人皆置
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謚陵寢孤立即秦君名宜上終稱

兼設掃衛以慰情典請上尊諡曰孝穆權置園邑三十戶立長丞奉守太后從之封國珍繼室梁氏爲趙平郡君元又妻拜爲女侍中封新平郡君又徙封馮翊君國珍子祥妻長安縣公主卽清河王懌女也國珍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齋潔自彊禮拜至於出入侍從猶能跨馬據鞍神龜元年四月七日步從所建佛像發第至閭闔門四五里入日又立觀像晚乃肯坐勞熱增甚因遂寢疾靈太后親侍藥膳十二日薨年八十給東園溫明祕器五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贈布五千匹錢一百萬蠟千斤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太后還宮成服於九龍殿遂居九龍寢室肅宗服小功服舉哀於太極東堂又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爲設千僧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先是巫覡言將有凶勸令爲厭勝之法國珍拒而不從云吉凶有定分唯修德以禳之臨死與太后訣云母子善治天下以萬人之心勿視大臣面也殷勤至於再三又及其子祥云我唯有一子死後勿如比來威抑之靈太后以其好戲時加威訓國珍故以爲言始國珍欲就祖父西葬舊鄉後緣前世諸胡多在洛葬有終洛之心崔光

嘗對太后前問國珍公萬年後爲在此安厝爲歸長安國珍言當陪葬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請以後事竟言還安定語遂愾忽太后問清河王懌與崔光等議去留懌等皆以病亂請從先言太后猶記崔光昔與國珍言遂營墓於洛陽太后雖外從衆議而深追臨終之語云我公之遠慕二親亦吾之思父母也追崇假黃鉞使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太尉司州牧號太上秦公加九錫葬以殊禮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車謚文宣公賜物三千段粟一千五百石又詔贈國珍祖父兄父兄下逮從子皆有封職持節就安定監護喪事靈太后迎太上君神柩還第與國珍俱葬贈襚一與國珍同及國珍神主入廟詔太常權給以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初國珍無男養兄真子僧洗爲後後納趙平君生子祥

祥字元吉襲封故事世襲例皆減邑唯祥獨得全封趙平君薨給東園祕器肅宗服小功服舉哀于東堂靈太后服齊衰期葬於太上君墓左不得祔合祥歷位殿中尚書中書監侍中改封東平郡公薨贈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曰

孝景

僧洗字湛輝封爰德縣公位中書監侍中改封濮陽郡公僧洗自永安後廢棄不預朝政天平四年薨詔給東園祕器贈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雍州刺史諡曰孝真

長子寧字惠歸襲國珍先爵改爲臨涇伯後進爲公歷岐涇二州刺史卒諡曰孝穆女爲清河王亶妃生孝靜皇帝武定初贈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諡曰孝昭

子虔字僧徽元義之廢靈太后虔時爲千牛備身與備身張車渠等謀殺義事發義殺車渠等虔坐遠徙靈太后反政徵爲吏部郎中太后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虔常致諫由是後宴諱多不預焉出爲涇州刺史封安陽縣侯興和三年以帝元舅超遷司空公薨贈太傅太尉公尚書僕射徐州刺史諡曰宣葬日百官會葬乘輿送於郭外

子長粲

李延寔字禧隴西人尚書僕射沖之長子性溫良少爲太子舍人世宗初襲父爵清泉縣侯累遷左將軍光州刺史莊帝卽位以元舅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王延寔以太保犯祖諱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辭徙封濮陽郡公改授太傅尋轉司徒公出爲使持節侍中太傅錄尚書事青州刺史余朱兆入洛乘輿幽繫以延寔外戚見害於州館出帝初歸葬洛陽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都督雍州刺史謚曰孝懿

長子彧字子文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封東平郡公位侍中左光祿大夫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彧任俠交遊輕薄無行余朱榮之死也武毅之士皆彧所進孝靜初以罪棄市

史臣曰三五哲王深防遠慮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後世顛覆繼軌蓋由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其間或不斃泯舊基弗虧先構者蓋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也

魏書卷八十三下考證

列傳第七十一下○魏收書外戚傳下亡史臣論全用隋書外戚傳

高肇傳高麗國大中○北史作高麗國大中正此脫去正字

魏書卷八十三下考證

廣書卷八十三不

廣書卷八十三不

魏書卷八十四

齊

魏

收

撰

列傳儒林第七十二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恆 陳奇 常爽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徐遵明 董徵 刁冲

盧景裕 李同軌 李業興

自晉永嘉之後運鍾喪亂宇內分崩羣兇肆禍生民不見俎豆之容黔首唯覩戎馬之跡禮樂文章掃地將盡而契之所感斯道猶存高才有德之流自彊蓬華瀉生碩儒之輩抱器晦己太祖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治之爲國之道文武兼用毓才成務意在茲乎聖達經猷蓋爲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聖先師太宗世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

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林轉興顯祖天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高祖欽明稽古篤好墳典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對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閑集詞翰莫不縻以好爵勳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世宗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曩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成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永熙中

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廐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
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
人至於興和武定之世寇難既平儒業復光矣漢世鄭玄並爲衆經注解服虔
何休各有所說玄易書詩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
肅易亦閒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劉義隆世並爲青州刺
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梁越以下傳受講說者甚衆今舉其知名者附
列於後云

梁越字玄覽新興人也少而好學博綜經傳無所不通性純和篤信行無擇善
國初爲禮經博士太祖以其謹厚舉勳可則拜上大夫命授諸皇子經書太宗
卽祚以師傅之恩賜爵祝阿侯後出爲鴈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光祿大夫卒
子弼早卒

弼子恭襲降爲雲中子無子爵除

盧醜昌黎徒河人襄城王魯元之族也世祖之爲監國醜以篤學博聞入授世

祖經後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除鎮軍將軍拜尚書加散騎常侍出爲河內太守延和二年冬卒闕初中山襲爵太和中以老疾自免

子升頭襲爵後例降

張偉字仲業小名翠螭太原中都人也高祖敏晉祕書監偉學通諸經講授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汎納勤於教訓雖有頑固不曉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愠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恬平不以夷嶮易操清雅篤慎非法不言世祖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拜中書博士轉侍郎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馮翊太守還仍爲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還遷散騎侍郎聘劉義隆還拜給事中建威將軍賜爵成臯子出爲平東將軍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征南將軍并州刺史諡曰康在州郡以仁德爲先不任刑罰清身率下宰守不敢爲非

子仲慮太和初假給事中高麗副使尋假散騎常侍高麗使後出爲章武太守加寧遠將軍

仲慮弟仲繼學尙有父風善倉雅林說太和中官至侍御長坐事徙西裔道死
梁祚北地泥陽人父劭皇始二年歸國拜吏部郎出爲濟陽太守至祚居趙郡
祚篤志好學歷治諸經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
之才與幽州別駕平恆有舊又姊先適范陽李氏遂攜家人僑居於薊積十餘
年雖躡旅貧窘而著述不倦恆時相請屈與論經史辟祕書中散稍遷祕書令
爲李訢所排擯退爲中書博士後出爲統萬鎮司馬徵爲散令撰并陳壽三國
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頗行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年八十七太和十二
年卒

子元吉有父風

少子重歷碎職後爲相州鎮北府參軍事

平恆字繼叔燕國薊人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爲通宦恆耽勤讀誦研綜經籍鉤
深致遠多所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錄
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好事者覽之咸以爲善焉安貧樂道不以

屢空改操徵爲中書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飢寒後拜著作佐郎遷祕書丞時高允爲監河關邢祐北平陽蝦河東裴宗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爲著作佐郎雖才學互有短長然俱爲稱職並號長者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恆也恆卽劉彧將軍王玄謨舅子恆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恆常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崗而哭不爲營事婚宦任意官娶故仕聘濁碎不得及其門流恆婦弟鄧宗慶及外生孫文明等每以爲言恆曰此輩會是衰頽何煩勞我乃別構精廬并置經籍於其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十年以恆爲祕書令而恆固請爲郡未授而卒時年七十六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都昌侯諡曰康

子壽昌太和初祕書令史稍遷荊州征虜府錄事參軍

陳奇字修奇河北人也自云晉涼州刺史驥之八世孫祖刃仕慕容垂奇少孤家貧而奉母至孝髣亂聰識有夙成之美性氣剛亮與俗不羣愛翫經典博通

墳籍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爲搢紳所稱與河間邢昺同召赴京時祕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祕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誥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遠行雅曰自蔥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蔥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蔥嶺以西豈東向望天哉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雅性護短因以爲嫌嘗衆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爲小人奇曰公身爲君子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質奇曰侯釐何官也奇曰三皇不傳禮官名豈同哉故昔有雲師火正爲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爲皇魏東宮內侍長侍長竟何職也由是雅深憾之先是勅以奇付雅令銓補祕書雅旣惡之遂不復敘用焉奇冗散數年高允與奇讎温古籍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窺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爲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孝經焚於坑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雅愈怒因

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之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
字之美比論前魏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碑史事乃郭
后雅有屈焉有人爲謗書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
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爲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
原王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有寬宥但執以獄成竟致大
戮遂及其家奇於易尤長在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擊破而歎曰吾不度來年
冬季及奇受害如其所占奇初被召夜夢星墜壓脚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
則好雨夢星壓脚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奇妹適常氏有子曰矯
之仕歷郡守神龜中上書陳時政所宜言頗忠至清河王懌稱美之奇所注論
語矯之傳掌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往往與司徒崔浩同
常爽字仕明河內温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祖珍苻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
居涼州父坦乞伏世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爽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概雖
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彊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

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世祖西征涼土爽與兄仕國歸款軍門世祖嘉之賜仕國爵五品顯美男爽爲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爲事貴遊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尙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貞安著作郎程靈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爲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概甯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

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感事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其略注行於世爽不事王侯獨守閑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人號爲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於家

子文通歷官至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別有傳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渤海程玄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常謂濯纓洗耳有異人之迹哺糟噉醢有同物之志而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誠哉斯言實獲我心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君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

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屨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臯魚之歎方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東修不易受之亦難敢布心腹子其圖之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而希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舉孝廉非其好也逼遣之乃應命至京稱疾而還高祖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內皆曰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經通之士於是有識者辨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然所標宗旨頗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一卷今行於世并章句疏三卷注涅槃經未就而卒有四子放古爰古參古修古

放古幼有人才爲州從事早亡

爰古參古並傳父詩而不能精通也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爲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鄒諲受禮牛天祐受易諲祐粗爲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便卽別構戶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其徒曰我今夏講暫罷後嘗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謂劉蘭云君曾讀左氏爲我一說蘭遂爲講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爲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乃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以辯能飾非好爲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武邑人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蘭欲講書其兄笑而聽之爲立爨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辨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

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爲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爲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城南館植爲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又特爲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永平中爲國子助教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叩門門人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爲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卒

孫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也小字陔羅自言六世祖道恭爲晉長秋卿自道恭至惠蔚世以儒學相傳惠蔚年十五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省時中書監高閭宿聞惠蔚稱其英辯因相談薦爲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閭被勅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貴於太樂共研是非祕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其間閭命惠蔚與彪抗論彪不能屈

黃門侍郎張彝常與遊處每表疏論事多參訪焉十七年高祖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馮熙薨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之服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尙書惠蔚仍太廟令高祖曾從容言曰道固旣登龍門而孫蔚猶沉涓滄朕常以爲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尙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宮先是七廟以平文爲太祖高祖議定祖宗以道武爲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高祖崩祔神主於廟時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旣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黃門侍郎邢巒以爲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彈草欲按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彈劾思獲助於碩學惠蔚曰此深得禮變尋爲書以與光讚明其事光以惠蔚書呈宰輔乃召惠蔚與巒庭議得失尙書令王肅又助巒而巒理終屈彈事遂寢世宗卽位之後仍在左右數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遷祕書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旣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故述遵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

六經百氏圖書祕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溫柔疏遠詩書之教恭
儉易良禮樂之道爰彙以精微爲神春秋以屬辭爲化故大訓炳於東序藝文
光於麟閣斯寔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
敦風美俗其在茲乎及秦棄學術禮經泯絕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燦
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收
亡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略盡無遺臣學闕通儒
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覃厠班祕省忝官承乏唯書是司而
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
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請依前丞臣
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次第均寫永
爲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
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
祕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大集詔許之又兼黃

門侍郎遷中散大夫仍兼黃門久之正黃門侍郎代崔光爲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唯自披其傳注數行而已遷國子祭酒祕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二年追賞侍講之勞封棗強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肅宗初出爲平東將軍濟州刺史還京除光祿大夫魏初已來儒生寒官惠蔚最爲顯達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神龜元年卒于官時年六十七賜帛五百匹贈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戴子伯禮襲封

伯禮善隸書拜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步兵校尉國子博士卒贈輔國將軍巴州刺史

子產同襲少有才學早亡時人惜之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身長八尺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

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曰吾今始知真師所在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納之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爲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蓋寡久之乃盛遵明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然後敷陳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有損儒者之風後廣平王懷閔而徵焉至而尋退不好京輦孝昌末南渡河客於任城以兗州有舊因徙居焉永安初東道大使元羅表薦之竟無禮辟二年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至民間爲亂兵所害時年五十五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表曰臣聞行道樹德非求利於當年服義履仁豈邀恩於沒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閭之禮民望攸屬終有祠墓之榮伏見故處士兗州徐遵明生在衡泌弗因世族之基長於原野匪乘雕鏤之地而託心淵曠

置情恬雅處靜無悶居約不憂故能垂簾自精下帷獨得鑽經緯之微言研聖
賢之妙旨莫不入其門戶踐其堂奧信以稱大儒於海內擅明師於日下矣是
故眇眇四方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跼蹐依風每精廬暫闢杖策不遠千里東修
受業編錄將踰萬人固已企感烈於西河擬高蹤於北海若慕奇好士愛客尊
賢罷吏遊梁紛而成列遵明以碩德重名首蒙禮命曳裾雅步眷同置醴黃門
李郁具所知明方申薦奏之恩處心守壑之志潛居樂道遂往不歸故北海王
入洛之初率土風靡遵明確然守志忠潔不渝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時有
邂逅受斃凶險至誠高節堙沒無聞朝野人士相與嗟悼伏惟陛下遠應龍序
俯執天衷每端聽而忘是常坐思而候曉雖微功小善片言一行莫不衣裳加
室玉帛在門况遵明冠蓋一時師表當世溘焉冥沒旌紀寂寥逝者長辭無論
榮價文明敘物敦厲斯在臣託跡諸生親承顧眄惟伏膺之義感在三之重是
以越分陳愚上誼幄座特乞加以顯謚追以好爵仰申朝廷尚德之風下示學
徒稽古之利若宸鑒昭回曲垂矜採則荒墳千載式貴生平卒無贈謚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祖英高平太守父虬郡功曹徵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就河內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爲四門小學博士後世宗詔徵入璇華宮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王後特除員外散騎侍郎清河王懌之爲司空司徒引徵爲長流參軍懌遷太尉徵爲倉曹參軍出爲沛郡太守加揚烈將軍入爲太尉司馬俄加輔國將軍未幾以本將軍除安州刺史徵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誡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入爲司農少卿光祿大夫徵出州入卿匪唯學業所致亦由汝南王悅以其師資之義爲之啓請焉永安初加平東將軍尋以老解職永熙二年卒出帝以徵昔授父業故優贈散騎常侍都督相殷滄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諡曰文烈子仲曜武定末儀同開府屬

刁冲字文朗渤海饒安人也鎮東將軍雍之曾孫十三而孤孝慕過人其祖母
司空高允女聰明婦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冲免喪後便志學他方高氏泣
涕留之冲終不止雖家世貴達及從師於外自同諸生於時學制諸生悉日直
監厨冲雖有僕隸不令代己身自炊爨每師受之際發志精專不捨晝夜殆忘
寒暑學通諸經偏修鄭說陰陽圖緯算數天文風氣之書莫不關綜當世服其
精博刺史郭祚聞其盛名訪以疑義冲應機解辯無不祛其久惑後太守范陽
盧尚之刺史河東裴桓並徵冲爲功曹主簿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關事務惟
以講學爲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有數百冲雖儒生而執心壯烈不畏彊
禦延昌中世宗舅司徒高肇擅恣威權冲乃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文義忠
憤太傅清河王懌覽而歎息先是冲曾祖雍作行孝論以誠子孫稱古之葬者
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棺槨其有生則不能致養死則厚葬過度
及於末世至鑿條裹尸保而葬者確而爲論並非折衷既知二者之失豈宜同
之當令所存者棺厚不過三寸高不過三尺弗用繒綵斂以時服輜車止用白

布爲幔不加畫飾名爲清素車又去挽歌方相并明器雜物及冲祖遵將卒敕其子孫令奉雍遺旨河南尹丞張普惠謂爲太儉貽書於冲叔整議其進退整令與通學議之冲乃致書國學諸儒以論其事學官竟不能答冲以嫡傳祖爵東安侯京兆王繼爲司空也並以高選頻辟記室參軍肅宗將親釋奠於是國子助教韓神固與諸儒詣國子祭酒崔光吏部尙書甄琛舉其才學奏而徵焉及卒國子博士高涼及范陽盧道侃盧景裕等復上狀陳冲業行議奏諡曰安憲先生祭以太牢

子欽字志儒早亡

盧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范陽涿人也章武伯同之兄子少聰敏專經爲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居無所業惟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前廢帝初除國子博士參議正聲甚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昶等同徵赴鄉景裕寓

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郡河閒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
 同反以應元寶炬齊獻武王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
 徵既而舍之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
 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王
 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篤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
 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
 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元顥入洛以為中書郎普泰初復除國子博士進退
 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靜澹於榮利敝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
 賓客興和中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晉陽齊獻武王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授
 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惲每譯諸經論輒託景
 裕為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辜當死
 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嘿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
 世號曰高王觀世音

李同軌趙郡高邑人陽夏太守義深之弟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奉朝請領國子助教轉著作郎典儀注修國史遷國子博士加征虜將軍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講法勅同軌論難音韻閑朗往復可觀出帝善之三年春釋菜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勅祭酒劉廙講孝經黃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小正篇時廣招儒學引令預聽同軌經義素優辯析兼美而不得執經深爲慨恨天平中轉中書侍郎與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蕭衍衍深執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預席衍兼遣其朝臣並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盧景裕卒齊獻武王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加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縉素請業者同軌夜爲說解四時恆爾不以爲倦武定四年夏卒年四十七時人傷惜之齊獻武王亦殊嗟悼贈襚甚厚贈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諡曰康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祖虬父玄紀並以儒學舉孝廉玄紀卒於金鄉令業興

少耿介志學精力負帙從師不憚勤苦耽思章句好覽異說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閒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尙寡業興乃詣靈馥爰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與默爾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羌子弟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爲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討練尤長算曆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爲之屈後爲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爲校書郎以世行趙匪曆節氣後辰下算延昌中業興乃爲戊子元曆上之於時屯騎校尉張洪暹寇將軍張龍祥等九家各獻新曆世宗詔令共爲一曆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爲主成戊子曆正光三年奏行之事在律曆志累遷奉朝請臨淮王或征蠻引爲騎兵參軍後廣陵王淵北征復爲外兵參軍業興以殷曆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業興又修之各爲一卷傳於世建義初勅典儀注未幾除著作佐郎永安三年以前造曆之勳賜爵長子伯遵憂解任尋起復本官

元暉之竊號也除通直散騎侍郎普泰元年沙汰侍官業與仍在通直加寧朔將軍又除征虜將軍中散大夫仍在通直太昌初轉散騎侍郎仍以典儀之勤特賞一階除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尋加安西將軍後以出帝登極之初預行禮事封屯留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轉中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出帝釋奠業與與魏季景温子昇寶瑗爲摘句後入爲侍讀遷鄴之始起部郎中辛術奏曰今皇居徙御百度創始營構一與必宜中制上則憲章前代下則模寫洛京今鄴都雖舊基地毀滅又圖記參差事宜審定臣雖曰職司學不稽古國家大事非敢專之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與碩學通儒博聞多識萬門千戶所宜訪詢今求就之披圖案記考定是非參古雜今折中爲制召畫工并所須調度具造新圖申奏取定庶經始之日執事無疑詔從之天平二年除鎮南將軍尋爲侍讀於時尚書右僕射營構大將高隆之被詔繕治三署樂器衣服及百戲之屬乃奏請業與共參其事四年與兼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盧元明使蕭衍衍散騎常侍朱异問業與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業與曰委粟是圓

丘非南郊異曰北闈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洛京郊丘之處專用鄭解異曰若然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以不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闕用王義除禫應用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禫用二十七月也異遂不答業興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嘗是裴頠所制明堂上圓下方裴唯除室耳今此上不圓何也異曰圓方之說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處甚明卿自不見見卿錄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言豈非自相矛盾異曰若然圓方竟出何經業興曰出孝經援神契異曰緯候之書何用信也業興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不異不答蕭衍親問業興曰聞卿善於經義儒玄之中何所通達業興曰少爲書生止讀五典至於深義不辨通釋衍問詩周南王者之風繫之周公召南仁賢之風繫之召公何名爲繫業興對曰鄭注儀禮云昔大王王季居于岐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鄴分其故地屬之二公名爲繫衍又問若是故地應自統攝何由分封二公業興曰文王爲諸

侯之時所化之本國今既登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衍又問乾卦初稱潛龍二稱見龍至五飛龍初可名爲虎問意小乖業與對學識膚淺不足仰酬衍又問尙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是何正業與對此是夏正月衍言何以得知業與曰案尙書中候運行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衍又問堯時以何月爲正業與對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衍又云寅賓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卽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也業與對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深無以辨析明問衍又曰禮原壤之母死孔子助其沐椁原壤叩木而歌曰久矣不託音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孔子聖人而與原壤爲友業與對孔子卽自解言親者不失其爲親故者不失其爲故又問原壤何處人業與對曰鄭注云原壤孔子幼少之舊故是魯人行又問孔子聖人所存必可法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業與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

無大故何容棄之孔子深敦故舊之義於理無失衍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萬代業興對曰此是後人所錄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類禮記之中動有百數衍又問易曰太極是有無業興對所傳太極是有素不立學何敢輒酬還兼散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後罷議事省詔右僕射高隆之及諸朝士與業興等在尚書省議定五禮興和初又爲甲子元曆時見施用復預議麟趾新制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三年出除太原太守齊獻武王每出征討時有顧訪五年齊文襄王引爲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止業興乃造九宮行碁曆以五百爲章四千四十爲部九百八十七爲斗分還以己未爲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曆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七年死於禁所年六十六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手自補治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淵博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之歸命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吝若有相乖忤便卽疵毀乃至聲色加以謗罵性又躁隘至於論難之際高聲擡振無儒者之風每語人云但道我好

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

子崇祖武定中太尉外兵參軍

崇祖弟遵祖太昌中業興傳其長子伯以授之齊受禪例降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

魏書卷八十四

卷之八

開版不風辨亦額上更案於千百更照漢乘神賦卷古之改也

西衣武運變新其其鮮學平論將漢言出樂錄文對其志不樂自是補之也錄
矣且則古謂之容雖不長壽復改不長其其其不又其夫既不長壽然而論說
矣亦其變而太當中樂與將其長于計以得之者受壽壽壽

下樂壽壽中又無其無其

其

其

魏書卷八十四考證

列傳第七十二○魏收書儒林傳亡用高氏小史補之刁冲盧景裕傳全錄北史史氏論全用隋書儒林傳論

梁越等傳敘顯祖天安初○天監本誤作太太安係高宗文成帝年號今從帝紀改正

李業真傳以世行趙匪歷○趙匪本書律歷志作趙歐北史同

魏書卷八十四考證

雜書卷八十四卷

孝宗皇帝以世宗皇帝聖○在臨本帝聖德志有無類亦也

法五

梁益等論於議唐天災錄○天災本類有大大安爾高宗文為帝平歸中黃帝
史記漢書金匱要略書醫林新集

天寶曆十二年○唐高宗皇帝高宗小史醫文臣中寫景壽壽金法

雜書卷八十四卷

魏書卷八十五

齊

魏

收

撰

列傳文苑第七十三

袁

躍

裴敬憲

盧觀

封肅

邢臧

裴伯茂

邢昕

溫子昇

夫文之爲用其來日久自昔聖達之作賢詰之書莫不統理成章蘊氣標致其
流廣變諸非一貫文質推移與時俱化淳于出齊有雕龍之目靈均逐楚著嘉
禍之章漢之西京馬揚爲首稱東都之下班張爲雄伯曹植信魏世之英陸機
則晉朝之秀雖同時並列分途爭遠永嘉之後天下分崩夷狄交馳文章殄滅
昭成太祖之世南收燕趙網羅俊乂逮高祖馭天銳情文學蓋以頡頏漢徹掩
踔曹丕氣韻高豔才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肅宗歷位文雅大感學者如
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袁躍字景騰陳郡人尚書勳弟也博學儻才性不矯俗篤於交友勳每謂人曰

躍可謂我家千里駒也釋褐司空行參軍歷位尚書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其博洽蠕蠕主阿那瓌亡破來奔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躍爲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遷車騎將軍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爲懌所愛賞懌之文表多出於躍卒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於世無子兄灃以子聿脩繼

聿脩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深沉有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姨夫尚書崔休深所知賞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受禪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

裴敬憲字孝虞河東聞喜人也益州刺史宣第二子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爲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府辟命先進其弟世人嘆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共宗慕之中山閔將之部朝賢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爲最其文不能瞻逸而有清麗之

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悼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
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爲物所伏如此永興三年贈中
書侍郎諡曰文

盧觀字伯舉范陽涿人也少好學有備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
佐郎與太常少卿李神儁光祿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儀拜尚書儀
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封肅字元邕渤海人尚書回之兄子也早有文思博涉經史太傅崔光見而賞
焉位太學博士修起居注兼廷尉監爲還園賦其辭甚美正光中京兆王西征
引爲大行臺郎中委以書記遺除尚書左中兵郎中卒肅性恭儉不妄交遊唯
與崔勵勵從兄鴻尤相親善所製文章多亡失存者十餘卷

邢臧字子良河間人光祿少卿虬長孫也幼孤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
一神龜中舉秀才問策五條考上第爲太學博士正光中議立明堂臧爲裴頠
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理博出爲本州中從事雅爲鄉情所附永安初

徵爲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轉除東牟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清慎奉法吏民愛之隴西李延寔莊帝之舅以太傳出除青州啓臧爲屬領樂安內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尋加安東將軍臧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爲時人所愛敬爲特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並結交分曾共讀回文集臧獨先通之撰古來文章并敘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賢悼惜之其文筆凡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諡曰文

子恕涉學有識悟

裴伯茂河東人司空中郎叔義第二子少有風望學涉羣書文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大將軍京兆王繼西討引爲鎧曹參軍南討絳蜀陳雙熾爲行臺長孫承業行臺郎中承業還京師留伯茂仍知行臺事以平薛鳳賢等賞平陽伯再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太昌初爲中書侍郎永熙中出帝兄子廣平王贊感選賓僚以伯茂爲文學後加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疎傲久不徙官曾爲豁情賦其序略曰余攝養舛和服餌寡術自春徂夏三嬰瘵疾雖桐君上藥有時

致効而草木下性質榮衿抱故復究覽莊生具體齊物物我兩忘是非俱遣斯人之達吾所師焉故作是賦所以托名豁情寄之風謠矣天平初遷鄴又爲遷都賦文多不載二年因內宴伯茂侮慢殿中尙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啓稱伯茂棄其本列與監同行以梨擊案傍汗冠服禁庭之內令人挈衣詔付所司後竟無坐伯茂先出後其伯仲規與兄景融別居景融貧窘伯茂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卒年三十九知舊歎惜焉伯茂永年劇歛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酹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敘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度支尙書雍州刺史重贈吏部尙書諡曰文伯茂曾撰晉書竟未能成無子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

邢昕字子明河間人尚書鬱弟偉之子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
蕭寶夤以車騎大將軍開府討關中以子明爲東閣祭酒委以文翰在軍解褐
盪寇將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儔奏昕修起居注太昌初除中
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時言冒竊官級爲中尉所劾免官乃爲述躬賦
未幾受詔與祕書監常景典儀注事出帝行釋奠禮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俱
爲錄義永熙末昕入爲侍讀與溫子昇魏收參掌文詔遷鄴乃歸河間天平初
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尋還鄉里旣而復徵時蕭衍使兼散
騎常侍劉孝儀等來朝貢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司徒孫騰引爲中郎尋除
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旣有才藻兼長凡案自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
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遊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
世事同知文學外遊道有慚色與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蕭衍昕好忤物人
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關於江南齊文襄王攝選擬昕爲司徒右長史
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贈車騎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自

有集錄

温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劉義隆彭城王義康戶曹避難歸國家于濟陰冤句因爲其郡縣人焉家世寒素父暉兗州左將軍府長史行濟陰郡事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爲廣陽王淵踐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淵謝之景曰頃見温生淵怪問之景曰温生是大才士淵由是稍知之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奉等二十四人爲高第於時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奉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以憂去任服闋還爲朝請後李神儁行荊州事引兼錄事參軍被徵赴省神儁表留不遣吏部郎中李獎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留王朗所以發數宜速遣赴無踵彥雲前失於是還員正光末廣陽王淵爲東北道行臺召爲郎中軍國文翰皆出其手於是才名轉盛黃

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啓答之敏速於淵獨沉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高車
破走珍寶盈滿子昇取絹四十疋及淵爲葛榮所害子昇亦見羈執榮下都督
和洛與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其手曰卿今
得免足使夷甫慚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厲精不已建義初爲南主客郎
中修起居注嘗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尙書事將加捶撻子昇遂逃遁天
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容爲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
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懷
前忿也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爲
行臺郎中天穆深加賞之元顥入洛天穆召子昇問曰卽欲向京師爲隨我北
渡對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
戰王若剋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王惜之天穆善之
而不能遣子昇還洛顥以爲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爲顥任使者多被廢黜而
子昇復爲舍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計除正員郎仍舍人及帝殺余

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勅榮不視之朱兆入洛子昇懼禍逃匿永熙中爲侍讀兼舍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領本州大中正蕭衍使張暉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衍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太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轅謝舍任吐沈揚遵彥作文德論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齊文襄王引子昇爲大將軍府諮議參軍子昇前爲中書郎嘗詣蕭衍客館受國書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通峭難爲文襄館客元僅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久忸怩乃推陸操焉及元僅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便之作獻武王碑文旣成乃餓諸晉陽獄食敝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又爲集其文筆爲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

魏書卷八十五考證

列傳第七十三○魏收書闕後人所補

封肅傳肅性恭儉不妄交遊唯與崔勵○勵北史作勸

魏書卷八十五考證

雜書卷八十五

雜書卷八十五
○保非生奇蹟

雜書卷八十五

魏書卷八十六

齊

魏

收

撰

列傳孝感第七十四

趙琰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吳悉達

王續生

李顯達

張昇

倉跋

王崇

郭文恭

經云孝德之本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此蓋生人之大者淳風既遠世情惟薄孔
門有以責衣錦詩人所以思素冠且生盡色養之天終極哀思之地若乃誠達
泉魚感通鳥獸事匪常論斯蓋希矣至如温牀扇席灌樹負土時或加人咸爲
度俗今書趙琰等以孝感爲目焉

趙琰字叔起天水人父温爲楊難當司馬初符氏亂琰爲乳母攜奔壽春年十
四乃歸孝心色養餽熟之節必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
責勅留輕糶嘗送子應冀州娉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

送於本處又過路傍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卒辭不食遣人買糶刃得剩六
糶卽令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初爲兗州司馬轉圍城
鎮副將還京爲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三十
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曾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
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期乃絕鹽粟斷諸滋味食麥而已年
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

應弟煦字賓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秦州刺史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誤以杖擊便卽致死真爲縣囚執處
以重坐慮列辭尙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
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各幼稚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始向四歲更
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
立尙書奏云慮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究情狀特可矜感高祖詔特恕其
父死罪以從遠流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顯祖時爲散騎常侍領牧曹尙書賜爵寧國侯以忠
謹慎密常在左右出內詔命賜宮人河南宗氏亡後賜以宮人申氏宋太子左
率申坦兄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捶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
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爲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
不白知出爲無善鎮將申年餘八十伏保手製馬輿親自扶接申欣然隨之申
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爲長兼南中郎將卒

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爲人所害益德重幼爲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
高祖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祕書中散溫紹伯奉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
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獎勿令有減性之譏

楊引鄉郡襄垣人也三歲喪父爲叔所養母年九十三卒引年七十五哀毀過
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屢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爲
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別勅集

書標楊引至行又可假以散員之名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與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元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爲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悲慟傍隣昆弟雍和尊卑諧穆安貧樂道白首同歸又猗氏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積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稱樂戶皇甫奴兄弟雖沉屈兵伍而操尙彌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又東郡小黄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有禮景明初畿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弟兄三人年並幼小父母爲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餽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宰殯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隣人孤貧窘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

著鄉里板贈悉達父渤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時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國遂爲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鬢髮盡落有司奏聞世宗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鬢髮墮落形體枯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絕聲殆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靈太后詔表其門閭

張昇滎陽人居父母喪鬢髮墮落水漿不入口吐血數升詔表門閭

倉跋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毀瘠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出帝詔標門閭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髮墮落未及葬柩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鵲羣至有一小鳥素質墨眸形大如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始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陽夏風雹所過之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堂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於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也仕爲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尙書聞奏標其門閭

史臣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始教孝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蓋上智稟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理一也趙琰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教以資或出茅簷之下非獎勸所得乃有負土

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魏書卷八十六

魏

書

卷八十六

列傳

四

中華書局聚

讀書錄人十六

讀書錄人十六

魏書卷八十六考證

列傳第七十四○魏收書孝感傳亡惟張昇事出宗諫史目與北史小異高氏
小史不載昇事迹按小史孝感節義良吏列女閭官五傳敘目并傳與正史
及諸書目次序前後不同惟楊九齡經史目錄與小史同九齡撰錄皆在殷
仲藏宗諫等後是時正史已不完往往取小史爲據故同之

魏書卷八十六考證

新卷八十六卷

中靈環前卷發皇朝五良日不矣益益取小生無游於國也

又續發目大氣而聲不同射射五種雖也目發障小生何六攝攝發得者雖
小生不勝其事發遊小生等家發其目也四女關育王顯錄日六新與五良
西湖卷十四〇錄發卷等家關之新是長本出取發也目與其也小異高五

魏書卷八十七

齊

魏

收

撰

列傳節義第七十五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劉渴侯

朱長生

于提

馬八龍

門文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虎

孫道登

李凡

張安祖

王閻

大義重於至聞自日人慕之者蓋希行之者實寡至於輕生蹈節臨難如歸殺

身成仁死而無悔自非耿介苦心之人鬱快激氣之士亦何能若斯僉列之傳

名節義云

于簡字什門代人也太宗時爲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舍不入使人謂

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

人按其項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之中回身背跋被袴後襜以辱之既見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虱被體跋遺以衣服什門拒而不受和龍人皆歎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歷二十四年後馮文通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治書侍御史世祖下詔曰什門奉使和龍值狂豎肆虐勇志壯厲不爲屈節雖昔蘇武何以加之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爲上大夫策告宗廟頒示天下咸使聞也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世祖初爲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塞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爲賊殺世祖愍之追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侯諡曰莊

石文德河中蒲坂人也有行義真君初縣令黃宣在任喪亡宣單貧無期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衰經斂耐率禮

無闕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閭門雍睦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孟蘭彊等四世同居行著州里詔並標榜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民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復回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之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卽爲固長育至十餘歲恆呼固夫婦爲郎婆後高祐爲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

王玄威恆農北陝人也顯祖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踴無時刺史苟頹以事表聞詔令問狀玄威稱先帝統御萬國慈澤被於蒼生含氣之類莫不仰賴玄威不勝悲慕中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爲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顯祖時爲內三郎顯祖暴崩提謂人曰聖主升遐安用活爲遂引佩刀自刺幾至於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匹時有勅勒部人蛭拔寅兄地于

坐盜食官馬依制命死拔寅自誣己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辯不能定高祖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稟性剛烈太和中爲徐州後軍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禽瞋目大罵終不降屈爲賊所殺高祖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有嚴季者亦爲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降屈後得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及于提並代人也高祖時以長生爲員外散騎常侍與提俱使高車至其庭高車主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曰我天子使安肯拜下土諸侯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旣受獻長生曰爲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衆中拜阿伏至羅慚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衆奪長生等獻物內之叢石之中兵脇之曰汝能爲我臣則活如其不降殺汝長生與于提瞋目厲聲責之曰豈有天子使人拜汝夷我寧爲魏鬼不爲汝臣至羅彌怒絕其飲食從行者三十人皆降

至羅乃給以肉酪惟長生與提不從乃各分徙之積三歲乃得還高祖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甚嘉之拜長生河內太守于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爲令長

馬八龍武邑武強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卽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爲制總服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門文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潁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爲伯爲梁城戍將蕭衍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爲賊所殺世宗褒美贈樂陵太守諡曰忠

子榮賓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悅息肅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撻侯仁終無漏泄肅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敘一小縣詔可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等喪亡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高祖嘉之賜爵二級爲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諡以獎來者靈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諡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朐城歸款以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勳道榮坐除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爲三城戍主方城縣子蕭衍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肅宗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爲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虎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爲統軍於晉壽孝昌中蕭衍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郟蚪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劍文熾圍之蚪命小虎與統軍

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虎珍寶並擒之文熾攻小劍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彊盛北救不來豈若歸款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虎與和安交言小虎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爲賊所虜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傳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毆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概啓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爲蕭衍將韋休等所虜面縛臨刃巡遠村鳩令其招降擲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諭爲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割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弔祭

李凡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進鄉里嗟美標其門閭

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爲河陽令家貧且赴尚書求
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屍門巷棺斂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
爲棺手自營作斂殯周給朝野嘉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王閭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劉業與四世同居魯郡蓋儻六世
同居並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申奏皆標其門閭

史臣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惟義所在其大則光國
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感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松柏而俱
茂並蹈履之所致身歿名立豈徒然哉

魏書卷八十七考證

列傳第七十五○魏收書亡後人所補

于什門等傳敘大義重於至聞自日人慕之者蓋希行之者實寡○首九字訛
舛不可推尋

魏書卷八十七考證

於不世辭

子自陳華嶽煥大歸重故至開自日入墓之吉監修許文會更寒○言以字讀
四歌歌十五五○義妙書士善入湖湖

四書卷八十五

魏書卷八十八

齊

魏

收

撰

列傳良吏第七十六

張恂

鹿生

張應

宋世景

路邕

閻慶胤

明亮

杜纂

裴佗

竇瑗

羊敦

蘇淑

罷侯置守歷年永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爲用庇民調俗但廉平常迹聲問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爲侯起不旋踵懦弱貽咎錄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爲吏與世沉浮叔季澆漓姦巧多緒所以蒲密無爲之化難見其人有魏初拓中州兼并疆域河南關右遺黎未純擁節分符多出豐沛政術治風未能咸允雖動貽大戮而貪虐未悛亦由網漏吞舟時挂一目高祖肅明綱紀賞罰必行肇革舊軌時多奉法世宗優游而治寬政遂往太和之風頗以陵替肅宗馭運天下澹然其於移風革俗之美浮虎還珠之政九州百郡無所聞焉且書其爲時所稱者以著良吏云爾

張恂字洪讓上谷沮陽人也隨兄袞歸國參代王軍事恂言於太祖曰金運失御劉石紛紜慕容竊號山東苻姚盜器秦隴遂使三靈乏響九域曠君大王樹基玄朔重明積聖自北而南化被燕趙今中土遺民望雲冀潤宜因斯會以建大業太祖深器異厚加禮焉皇始初拜中書侍郎幃幄密謀頗預參議從將軍奚牧略地晉川拜鎮遠將軍賜爵平臯子出爲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民歸之者千戶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顯儒士吏民歌詠之於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惟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其治爲當時第一太祖聞而嘉歎太宗卽位賜帛三百匹徵拜太中大夫神瑞三年卒年六十九恂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太宗悼惜之贈征虜將軍并州刺史平臯侯謚曰宣

子純字道尙襲爵鎮遠將軍平臯子坐事爵除

純弟代字定燕陳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營州刺史謚曰惠侯代所歷著清稱有父之遺風

代子長年中書博士出爲寧遠將軍汝南太守有郡民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
惟有一牛爭之不決訟於郡庭長年見之悽然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
有二牛各應得一豈有訟理卽以家牛一頭賜之於是郡境之中各相誠約咸
敦敬讓太和初卒於家

子琛字寶貴少有孝行歷武騎常侍羽林監太子翊軍校尉卒

子略武定中左光祿大夫

鹿生濟陰乘氏人父壽與沮渠牧犍庫部郎生再爲濟南太守有治稱顯祖嘉
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前後在任十年時三齊
始附人懷苟且蒲博終朝頗廢農業生立制斷之聞者嗟善後歷徐州任城王
澄廣陵侯元衍征東安南二府長史帶淮陽太守鄒城鎮將年七十四正始中
卒追贈龍驤將軍兗州刺史

張應不知何許人延興中爲魯郡太守應履行貞素聲績著聞妻子樵采以自
供高祖深嘉其能遷京兆太守所在清白得吏民之忻心焉

宋世景廣平人河南尹勣之第三弟也少自修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瓊下帷誦讀博覽羣言尤精經義族兄弁甚重之舉秀才對策上第拜國子助教遷彭城王勣開府法曹行參軍勣愛其才學雅相器敬高祖亦嘉之遷司徒法曹行參軍世景明刑理著律令裁決疑獄剖判如流轉尚書祠部郎彭城王勣每稱之曰宋世景精識尚書僕射才也臺中疑事右僕射高肇常以委之世景既才長從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領數曹深著稱績頗爲左僕射源懷引爲行臺郎巡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賞罰莫不咸允遷徙十鎮別置諸戍明設亭候以備北虜懷大相委重還而薦之於世宗曰宋世景文武才略當今寡儔清平忠直亦少其比陛下若任之以機要終不減李冲也世宗曰朕亦聞之尚書令廣陽王嘉右僕射高肇吏部尚書中山王英共薦世景爲國子博士尋薦爲尚書右丞王顯與宋弁有隙毀之於世宗故事寢不報尋加伏波將軍行滎陽太守鄭氏豪橫號爲難治濟州刺史鄭尚第遠慶先爲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世景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之前一不相問今日之後終不相捨

而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寮屬畏威莫不改肅
終日坐於廳事未嘗寢息縣史三正及諸細民至即見之無早晚之節來者無
不盡其情抱皆假之恩頰屏人密語民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擿伏有若神明
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之曰汝
何敢食甲乙雞豚取丙丁之帽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坐第
道瓊事除名世景友于之性過絕於人及道瓊死哭之哀切酸感行路形容毀
悴見者莫不歎愍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世景嘗撰晉書竟未得就

子季儒遺腹生弱冠太守崔楷辟爲功曹起家太學博士明威將軍曾至譙宋
之間爲文弔愁康甚有理致後夜寢室壞壓殞年二十五時人咸傷惜之

路邕陽平清淵人世宗時積功勞除齊州東魏郡太守有惠政靈太后詔曰邕
蒞政清勤善綏民俗比經年儉郡內饑饉羣庶嗷嗷將就溝壑而邕自出家粟
賑賜貧窘民以獲濟雖古之良守何以尙茲宜見霑錫以垂獎勸可賜龍威馬
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班宣州鎮威使聞知邕以善治民稍遷至南青州刺史

而卒

閻慶胤不知何許人爲東秦州敷城太守在政五年清勤厲俗頻年饑饉慶胤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窮民賴以濟其部民楊寶龍等一千餘人申訟美政有司奏曰案慶胤自蒞此郡惠政有聞又能自以己粟賑恤饑饉乃有子愛百姓之義如不少加優賚無以厲彼貪殘又案齊州東魏郡太守路邕在郡治能與之相埒語其分贍又亦不殊而聖旨優隆賜以衣馬求情卽理謂合同賞靈太后卒無褒賞焉

明亮字文德平原人性方厚有識幹自給事中歷員外常侍延昌中世宗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勞行賞不問清濁卿何得乃復以清濁爲辭亮曰聖明在上清濁故分臣旣屬聖明是以敢啓世宗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雖文武號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獨欲乖衆妄相清濁所請未可但依前授亮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方爲陛下授命前驅拓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

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世宗笑曰卿欲爲朕拓定江表
捕平蕭衍捕平拓定非勇武莫可今之所授是副卿言辭勇及武自相矛盾亮
曰臣欲仰稟聖規運籌而定何假勇武方乃成功世宗曰謀勇二事體本相須
若勇而無謀則勇不獨舉若謀而無勇則謀不孤行必須兼兩乃能制勝何得
云偏須運籌而不復假勇乎亮曰請改授平遠將軍世宗曰運籌用武然後遠
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遠也亮乃陳謝而退後除陽平太守清白
愛民甚有惠政聲績之美顯著當時朝廷嘉其風化轉汲郡太守爲治如前譽
宣遠近二郡民吏迄今追思之卒孝昌初贈左將軍南青州刺史初亮之在陽
平屬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討元義時并州刺史城陽王徽亦遣使詣亮密
同熙謀熙敗亮詭其使辭由是徽音獲免二年詔追前效重贈平東將軍濟州
刺史拜其子希遠奉朝請

亮從弟遠儀同開府從事中郎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縣令齊羅喪亡無親屬收瘞纂

以私財殯葬由是郡縣探其門閭後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補豫州司士稍除積勞將軍領衆詣淮迎降民楊稍等修立楚鎮招納山蠻李天保等五百戶從征新野除騎都尉又從駕壽春勅纂緣淮慰勞豫州刺史田益宗率戶歸國使纂詣廣陵安慰初附賑給田廩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并陘男賞帛五百匹數日之中散之知友時人稱之又詣赭陽武陰二郡課種公田隨供軍費除南秦州武都太守正始中遷漢陽太守並以清白爲名又隨都督楊椿等詣南秦軍前招慰逆氐還除虎賁中郎將領太倉令遭母憂去職久之除伏波將軍復爲太倉令尋除軍遠軍陰陵戍主延昌中京師儉勅纂監京倉賑給民廩肅宗初拜征虜將軍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至能問民疾苦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還以本將軍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邊威略羣氐反叛以失民和徵還遷太府少卿除平陽太守後將軍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等三百人頌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中爲葛榮圍逼纂以郡降榮榮令纂入信都慰喻都督李瑾欲斬

刺史元孚德纂還出又勳榮以水灌城榮遂以纂爲常山太守至郡未幾榮滅定州刺史薛曇尙以纂老舊令護博陵鉅鹿二郡纂以疾辭少時卒於家纂所歷任好行小惠蔬食敝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己終無受納爲百姓所思號爲良守永熙中贈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天平四年重贈本將軍定州刺史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其先因晉亂避地涼州苻堅平河西東歸桑梓因居解縣焉父景惠州別駕佗容貌魁偉隤然有器望少治春秋杜氏毛詩周易並舉其宗致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轉司徒參軍司空記室揚州任城王澄開府倉曹參軍入爲尙書倉部郎中行河東郡事所在有稱績還拜尙書考功郎中河東邑中正世宗親臨朝堂拜員外散騎常侍中正如故轉司州治中以風聞爲御史所彈尋會赦免轉征虜將軍中散大夫爲趙郡太守爲治有方威惠甚著猾吏姦民莫不改肅所得俸祿分恤貧窮轉前將軍東荊州刺史郡民戀仰傾境餼送至今追思之尋加平南將軍營會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不賓王命前後牧守雖屢征討未能降款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

禍福敬宗等聞佗宿德相率歸附於是闔境清晏寇盜寢息邊民懷之襁負而至者千餘家尋加撫軍將軍又遷中軍將軍在州數載以疾乞還永安二年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賻襚諸子皆遵行之佗性剛直不好俗人交游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六子

讓之字士禮武定末中書侍郎

讓之弟諷之字士正早有才學司徒記室參軍天平末入於關西寶瓊字世珍遼西遼陽人自言本扶風平陵人漢大將軍寶武之曾孫崇爲遼西太守子孫遂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漁陽太守祖表馮文通成周太守入國父罔舉秀才早卒普泰初瓊啓以身階級爲父請贈詔贈征虜將軍平州刺史瓊年十七便荷帙從師游學十載始爲御史轉奉朝請兼太常博士拜大將軍太原王尒朱榮官因是爲榮所知遂表留瓊爲北道大行臺左丞以軍功賜爵陽洛男除員外散騎常侍瓊以拜榮官賞新昌男因從榮東討葛榮事平封容城

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後除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仍左丞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余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暉爲主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內奏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暉遂禪焉由是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敷奏偏然前廢帝甚重之出帝時爲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散騎常侍溫子昇給事黃門侍郎魏季景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並爲撻句天平中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除廣宗太守治有清白之稱廣宗民情凶戾前後累政咸見告訟惟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加征東將軍聲譽甚美爲吏民所懷及齊獻武王班書州郡誠約牧守令長稱瑗政績以爲勸厲焉後授使持節本將軍平州刺史在州政如治郡又爲齊獻武王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之才不堪稱職又行晉州事既還京師上表曰臣在平州之日蒙班麟趾新制卽依朝命宣示所部士庶忻仰有若三章臣聞法象巍巍乃大舜之事政道郁郁亦隆周之軌故元首股肱可否相濟聲教之聞於此爲證伏惟陛下應圖

臨寤握紀承天克構洪基會昌寶曆式張琴瑟且調宮羽去甚刪泰革弊遷澆俾高祖之德不墜於地畫一既歌萬國歡躍臣伏讀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再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若父殺母乃是夫殺妻母卑於父此子不告是也而母殺父不聽子告臣誠下愚輒以爲惑昔楚康王欲殺令尹子南其子棄疾爲王御士而上告焉對曰泄命重刑臣不爲也王遂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臣乎曰殺父事讎吾不忍乃縊而死注云棄疾自謂不告父爲與殺謂王爲讎皆非禮春秋譏焉斯蓋門外之治以義斷恩知君殺父而子不告是也母之於父同在門內恩無可掩義無斷割知母將殺理應告父如其已殺宜聽告官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旣殺己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不在赦下

手之日母恩卽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今聖化淳洽穆如韶夏食楫懷音梟獍猶變况承風稟教識善知惡之民哉脫下愚不移事在言外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爲訓誡誠恐千載之下談者誼譁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如在淳風厚俗必欲行之且君父一也父者子之天被殺事重宜附父謀反大逆子得告之條父一而已至情可見竊惟聖主有作明賢贊成光國寧民厥用爲大非下走頑蔽所能上測但受恩深重輒獻瞽言儻蒙收察乞付評議詔付尙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生我勞悴續莫大焉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忽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卽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期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且聖人設法所以防淫禁暴極言善惡使知而避之若臨事

議刑則陷罪多矣惡之甚者殺父害君著之律令百王罔草此制何嫌獨求削
 去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年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尋局判云子於父母
 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
 瑗以為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又曰乾
 為天為父坤為地為母禮喪服經曰為父斬衰三年為母齊衰期尊卑優劣顯
 在典章何言訪古無據局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
 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何欲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
 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局判又云
 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
 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期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
 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瑗尋注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為
 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稱即位非為諱母與殺也是以下
 文以義絕其罪不為與殺明矣公羊傳曰君殺子不言即位隱之也期而中練

父憂少衰始念於母略言夫人遜於齊是內諱出奔猶爲罪文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以大義絕有罪得禮之衷明有讎疾告列之理但春秋桓莊之際齊爲大國通於文姜魯公譴之文姜以告齊襄使公子彭生殺之魯既弱小而懼於齊是時天子衰微又無賢霸故不敢讎之又不敢告列惟得告於齊曰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公子彭生除之齊人殺公子彭生案卽此斷雖有援引卽以情推理尙未遺惑事遂停寢除大宗正卿尋加衛將軍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治無所顧避甚見讎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尙之操爲時所重領本州大中正以本官兼廷尉卿卒官贈本將軍太僕卿濟州刺史

史證曰明

羊敦字元禮太山鉅平人梁州刺史社弟子也性尙閑素學涉書史以父靈引死王事除給事中出爲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有非法敦終不判署後爲尙書左侍郎徐州撫軍長史永安中轉廷尉司直不拜拜洛陽令後爲鎮南將軍金

紫光祿大夫遷太府少卿轉衛將軍廣平太守治有能名姦吏踴踏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饑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之然其爲治亦尙威嚴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匹興和初卒年五十二吏民奔哭莫不悲慟贈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衛大將軍吏部尙書兗州刺史諡曰貞武定初齊獻武王以教及中山太守蘇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居宜見追褒以厲天下乃上言請加旌錄詔曰昔五袴與謠兩岐致誅皆由仁覃千里化洽一邦故廣平太守羊敦故中山太守蘇淑並器業和隱幹用貞濟善政聞國清譽在民方藉良才遂登高秩先後凋亡朝野傷悼追旌清德蓋惟舊章可各賞帛一百匹穀五百斛班下郡國咸使聞知

子隱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立性敦謹頗涉經傳兄壽與坐事爲閹官壽與後爲河間太守賜爵晉陽男及壽與將卒遂冒養淑爲子熙平中襲其爵除司空士曹參軍尋轉太學博士屬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轉奉車都尉領殿中侍御史因

使於冀州會高乾邕執刺史元疑據城起義淑贊成其事乾邕以淑行武邑郡
未幾尔朱汝歸疑率兵將至淑於郡逃還京師後除左將軍大中大夫行河陰
令出除樂陵內史淑在郡綏撫甚有民譽始經二周謝病乞解有詔聽之民吏
老幼訴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太守亦有能名加中軍將軍司空從事中郎興
和二年拜中山太守三年卒於郡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爲吏民所思當時
稱爲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將軍都官尙書瀛州刺史謚曰懿齊獻武王追
美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

子子且襲武定中齊獻武王廟丞

史臣曰

闕

魏書卷八十八

卷之八十八

平江府知府王源奏

平江府知府王源奏

平江府知府王源奏

平江府知府王源奏

平江府知府王源奏

平江府知府王源奏

平江府知府王源奏

平江府知府王源奏

魏書卷八十八考證

寶瓊傳遼西遼陽人○遼陽北史作陽洛本書地形志遼西郡領縣三有陽樂
無遼陽今下文以軍功賜爵陽洛男證之應從北史但陽樂陽洛未知孰
是

魏書卷八十八考證

非卷八十八

五

其書中取不支取軍休戰者新保保之學海學史四學能學其本也
其書中取不支取軍休戰者新保保之學海學史四學能學其本也

非卷八十八

魏書卷八十九

齊

魏

收

撰

列傳酷吏第七十七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

高遵

張赦提

羊祉

崔暹

酈道元

谷楷

淳風既喪姦黠萌生法令滋章刑禁多設爲吏罕仁恕之誠當官以威猛爲濟魏氏以戎馬定王業武功平海內治任刑罰肅厲爲本猛酷之倫所以列之今史

于洛侯代人也以勞舊爲秦州刺史而貪酷安忍州人富熾奪民呂勝脛纏一

具洛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隴客刺殺民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

罪死而已洛侯生拔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胸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刀

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之者無不

傷楚闔州驚震人懷怨憤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高祖詔吏

書局聚

州刑人處宣告兵民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衛監賜爵永城侯泥率勅禁中不憚豪貴殿中尙書叔孫侯頭應內直而闕於一時泥以法繩之侯頭恃寵遂與口誚高祖聞而嘉焉賜泥衣服一襲出爲幽州刺史假范陽公以北平陽尼碩學遂表薦之遷平東將軍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戮之將就法也高祖臨太華殿引見遣侍臣宣詔責之遂就家賜自盡

李洪之本名文通恆農人少爲沙門晚乃還俗真君中爲狄道護軍賜爵安陽男會永昌王仁隨世祖南征得元后姊妹二人洪之以宗人潛相餉遺結爲兄弟遂便如親頗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誅元后入宮得幸於高宗生顯祖元后臨崩昭太后問其親因言洪之爲兄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之等手以付洪之遂號爲顯祖親舅太安中珍之等兄弟至都與洪之相見敘元后平生故事計長幼爲昆季以外戚爲河內太守進爵任城侯威儀一同刺史河內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險人悍數爲劫害長吏不能禁

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勸農務本盜賊止息誅鋤奸黨過爲
醜虐後爲懷州刺史封汲郡公徵拜內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叛顯祖親
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輿駕至并州詔洪之爲河西都將討
山胡皆保險拒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鷄原以對之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
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顯祖嘉之遷拜尙書外都大官後爲使持節安
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治設禁奸之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
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
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百數赤葩渴郎羌深居山谷雖相
羈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爲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興軍臨其境山人
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閭撫其妻子問其疾苦因資遺之衆羌喜悅求編
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初洪之
微時妻張氏助洪之經營資產自貧至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
劉氏劉芳從妹洪之欽重而疎薄張氏爲兩宅別居偏厚劉室由是二妻妬競

互相訟詛兩宅母子往來如讎及莅西州以劉自隨洪之素非廉清每多受納時高祖始建祿制法禁嚴峻司察所聞無不窮糾遂讎洪之赴京高祖臨大華庭集羣官有司奏洪之受贓狼藉又以酷暴高祖親臨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疹疾灸療艾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而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自盡沐浴換衣防卒扶持將出却入逼遶家庭如是再三泣數良久乃臥而引藥始洪之託爲元后兄公私自同外戚至此罪後高祖乃稍對百官辨其誣假而諸李猶善相視恩紀如親洪之始見元后計年爲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長幼其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數延攜之宴飲醉酣之後攜之時或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笑語自若富貴赫奕當舅戚之家遂棄宗專附珍之等後頗存振本屬而猶不顯然劉氏四子長子神自有傳

高遵字世禮渤海蓀人父濟滄水太守遵賤出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從祖兄中書令允允乃爲遵父舉哀以遵爲喪主京

邑無不弔集朝貴咸識之徐歸奔赴免喪尤爲營宦路得補樂浪王侍郎遵感
成益之恩事尤如諸父涉歷文史頗有筆札進中書侍郎詣長安刊燕宣王廟
碑進爵安昌子及新製衣冠高祖恭薦宗廟遵形貌莊潔音氣雄暢常兼太祝
令疏贊禮事爲俯仰之節粗合儀矩由是高祖識待之後與游明根高閻李沖
入議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奏以積年之勞賜粟帛牛馬出爲立忠將軍齊州
刺史建節歷本州宗鄉改觀而矯等彌妬毀之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
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屯逼民家求絲縑不滿意則詬罵不去疆相徵求
旬月之間縑布千數邦邑苦之遵旣臨州本意未弭選召寮更多所取納又其
妻明氏家在齊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爭求貨利嚴暴非理殺害甚多貪酷之
響帝頗聞之及車駕幸鄴遵自州來朝會有數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宮引
見謂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無遷都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惟貪恠又
虐於刑法謂何如濟陰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爲此行自今宜自謹約還州
仍不悛草齊州人孟僧振至洛訟遵詔廷尉少卿劉述窮鞠皆如所訴先是沙

門道登過遵遵以道登荷寵於高祖多奉以貨深託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啓
救遵帝不省納遂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洛訟冤猶恃道登不時還赴道
登知事決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訣別處沐浴引板而死

元榮學尙有文才長於几案位兼尙書右丞爲西道行臺至高平鎮遇城醜被

害

遵第次文雖無位宦而賞財巨萬遵每責其財又結憾於遵言凶不相往反時
論責之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爲虎賁中郎時京畿盜魁自稱豹子
虎子並善弓馬遂領逃連及諸畜牧者各爲部帥於靈丘鴈門間聚爲劫害至
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遠樹而共射之以爲戲笑其爲暴酷如此軍騎
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赦提設防遏追窮之計宰司善之以赦提爲逐賊軍
將乃求驍勇追之未幾而獲虎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
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庭隘險多止亡命與之爲劫顯祖怒之率戮其

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赦提應募求捕逐乃以赦提爲游徼軍將前後禽獲殺之略盡因而濫有屠害尤爲忍酷既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冠軍將軍幽州刺史假安喜侯赦提克己厲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令僧尼因事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真香驗案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爲太尉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貴自許詣丕申訴求助謂赦提曰當爲訴理幸得申雪願且寬憂不爲異計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陳列真香昔嘗因假而過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今臺使心協前事故威逼部下拷楚過極橫以無辜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事狀如前處赦提大辟高祖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召妻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之下當爲仇讎矣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使崔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寮屬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官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瑋之六世孫也父規之宋任城令世祖南

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屬縣徐通愛猛之等俱降賜爵鉅平子拜鴈門太守社性剛愎好刑名爲司空令輔國長史襲爵鉅平子侵盜公資私營居宅有司案之抵死高祖特恕遠徙後還景明初爲將作都將加左軍將軍四年持節爲梁州軍司討叛氏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社假節龍驤將軍益州刺史出劍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爲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天性酷忍又不清潔坐掠人爲奴婢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高肇南征社復被起爲光祿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步騎三萬先驅趣涪未至世宗崩班師夜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社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爲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加平北將軍未拜而卒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謚曰社志存埋輪不避彊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仗節撫藩邊夷識德化沾殊類襁負懷仁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謚爲景侍中侯剛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等駁曰臣聞惟名與器弗可妄假定謚準行必當其迹按社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罕聞暴聲屢發而禮官虛述謚之爲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毀朝

則請還付外準行更量虛實靈太后令曰依駁更議元端臺龍上言竊惟謚者
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尙書銓衡是司釐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
其實狀然後下寺依謚法準狀料上豈有捨其行迹外有所求去狀去稱將何
亦準檢社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
望及其歿也又加顯贈言社誠著累朝效彰內外作牧岷區字萌之績驟聞詔
冊褒美無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德有數德優劣不同剛而能克
所爲德焉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謂前議爲允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瑒
刺稱按社歷官累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隅靖遏準行易名獎誠攸在竊謂
無虧體例尙書李韶又述奏以府寺爲允靈太后可其奏社自當官不憚疆禦
朝廷以爲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好慕名利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
下及出將臨州並無恩潤兵民患其嚴虐焉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于滎陽潁川之間性猛酷少仁恕奸
猾好利能事勢家初以秀才累遷南兗州刺史盜用官瓦贓污狼藉爲御史中

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卽真坐遣子析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
官奴障各陂葦侵盜公私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官後累遷平北將軍瀛州
刺史貪暴安忍民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井有汲水婦人遲令飲
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遲也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遲
默然而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反詔遲爲都督隸大都督李崇討之違
崇節度爲賊所敗單騎潛還禁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元義獲免建義初遇害
於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武津縣公

子瓚字紹珍位兼尙書左丞卒瓚妻莊帝妹也後封襄城長公主故特贈瓚冀
州刺史

子茂字祖昂襲祖爵

鄺道元字善長范陽人也青州刺史範之子太和中爲尙書主客郎御史中尉
李彪以道元秉法清勤引爲治書侍御史累遷輔國將軍東荊州刺史威猛爲
治蠻民詰闕訟其刻峻坐免官久之行河南尹尋卽真肅宗以沃野懷朔薄骨

律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禦夷諸鎮並改爲州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黃門侍郎與都督李崇籌宜置立裁減去留儲兵積粟以爲邊備未幾除安南將軍御史中尉道元素有嚴猛之稱司州牧汝南王悅嬖近左右丘念常與臥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匿於悅第時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請全之敕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是時雍州刺史蕭寶夤反狀稍露悅等諷朝廷遣爲關右大使遂爲寶夤所害死於陰盤驛亭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爲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然兄弟不能篤穆又多嫌忌時論薄之

谷楷昌黎人濮陽公渾曾孫稍遷奉車都尉時沙門法慶反於冀州雖大軍討破而妖帥尙未梟除詔楷詣冀州追捕皆擒獲之楷眇一目而性甚嚴忍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爲名時人號曰瞎虎尋爲城門校尉卒

史臣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爲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殘

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
憂恚值隕異途皆斃各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矣

魏書卷八十九

魏書卷八十九 謝安公職會經不彙華車陸陸制制西北寒又等其世經其世情

漢書又之魏書

青書經我本魏西華卷本志十二篇又爲子報又爲女曾行其世經其世情

魏書卷八十九 謝安公職會經不彙華車陸陸制制西北寒又等其世經其世情

太以能全之效法之謝安公職會經不彙華車陸陸制制西北寒又等其世經其世情

常與居其其魏書卷八十九 謝安公職會經不彙華車陸陸制制西北寒又等其世經其世情

魏書卷八十九 謝安公職會經不彙華車陸陸制制西北寒又等其世經其世情

魏書卷八十九 謝安公職會經不彙華車陸陸制制西北寒又等其世經其世情

魏書卷八十九 謝安公職會經不彙華車陸陸制制西北寒又等其世經其世情

魏書卷八十九考證

列傳第七十七○魏收書亡後人所補

張敕提傳今臺使心協前事威逼部下拷楚過極○心協北史作止挾心字應從此書挾字應從北史

魏書卷八十九考證

卷八十五

...

...

...

...



